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李清照（1084-約1155）的家國文化情懷及其戲曲形象呈現

Visualizing Li Qingzhao(1084-c. 1155)

doi:10.6255/JWGS.2003.16.213

女學學誌, (16), 2003

Journal of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16), 2003

作者/Author：錢南秀(Nan-Xiu Qian)

頁數/Page：213-29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03/1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255/JWGS.2003.16.21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李清照（1084-約 1155）的家國文化 情懷及其戲曲形象呈現

錢南秀（美國萊斯大學亞洲研究系中國文學副教授）

本文陳述筆者嘗試以史帶戲、以戲代論、寫作古典戲曲劇本《李清照》的動機、目的及相關問題的思考。

李清照作品為人，身前便多受評議。宋代以來，士大夫亟稱其才，卻因李氏再嫁之說，譏其晚節不終。影響及於近代，戊戌男性變法領袖猶謂李氏「有才無德」、「批風抹月」，謂婦女詩詞為浮浪，而與其時維新婦女以李氏為師的主張深相衝突。現代學者研究李氏亦有兩截觀念：批評其早年詩詞囿於個人情感，中年以後始「跳出了封建時代婦女生活的狹窄天地，發表了對社會、政治的一些見解」。對李氏評價如此跌宕起伏，是男性中心社會以其既定主流價值系統省視李氏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省視者往往忽視李氏自身的價值體系。

認識論上的支離片面，在描寫李氏生平的電影戲劇中，亦有反映：一類側重李對其夫趙明誠的鶼鷀深情，使李的主體性，迷失在趙的生命脈絡中，不過是又一位貞烈寡婦，無法交代出一位千古獨步的女詞人，遑論對其主體情感思維的揭示與體認。同時，囿於傳統的貞節觀，為維護李氏形象及李趙愛情的完美，遂避開李氏再嫁及離異這節公案。另一類側重李對國家民族危亡的關切；因僅就李集中一二殘詩斷句，略作點染，且往往以現代愛國主義觀念，取代宋代女詞人對其時民族矛盾的態度，而無法與李氏的整體情感思維相溝通。

筆者以為，李氏個人經歷與世變勾連交錯，又因其高才卓識，每與男權直接衝突，一生迭起波瀾。其間一以貫之，是她作為女人、學人、詞人，對家國文化及親人的摯愛與強烈責任感。筆者以戲曲創作代替作家作品論，以求更形象地建

立起李氏的主體呈現，為公眾還原一位接近史實的李清照。在寫作過程中，依據最新學術成果及有關史料為外證，依據細讀李氏作品為內證，一切虛構部分，劇本中均有注解交代。

關鍵詞：李清照、才德、愛國、婦女詩詞、主體性、以戲代論

收稿日期：92.1.16；定稿日期：92.9.9

一、前言

本文陳述筆者嘗試以史帶戲、以戲代論、寫作古典戲曲劇本《李清照》的動機、目的及相關問題的思考。

筆者因偶然機緣，受託編寫古典戲曲《李清照》。又因研究戊戌時期知識階層，尤其是知識婦女轉型，注意到李氏是戊戌女學運動期間一個關鍵話題，參與人士依性別劃分，對李氏有截然相反的評價，牽涉到婦女貞操觀、婦女文學觀及愛國主義等等大話題。這些話題，從古至今，貫穿李氏評價始終，只是不同時期有不同評價話語。這便引發筆者對作家作品論中世風與話語互動的興趣，並擬通過李氏的個案，作一檢索。

作為中國文學史上最傑出的女詞人，李清照的作品為人，身前便多受評議。李氏以女子廁身最優秀詞人之列，兼命途多舛，故備受矚目，易導致話題。至于話題內容的變動，對李氏評價的褒貶升沉，則受制于具體時代的世風。故對李氏作品為人的研讀分析，必然牽涉到「世風」與「話語」的互動，穿行於「世風性的話語建構」（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與「話語性的世風建構」（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之間（Judge, 2002: 159）。¹前者指任何話語系統的建立，均在特定社會物質環境之中；後者指特定世風的

致謝辭：本文原為第二屆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02年8月，南京大學）提交論文。本文及所附《李清照》劇本得到美國國會人文基金及萊斯大學夏季研究資金資助，在此表示感謝。撰寫過程中，深得司馬富（Richard J. Smith）、周勛初、吳新雷、張宏生、俞為民、周同科、陶琪、孫攷、姜進、高彥頤（Dorothy Ko）、吳正嵐諸先生指教。在此一併致謝。

1 季家珍（Joan Judge）未作詮釋，下文所作定義為筆者演繹。

形成，無不受其時其地思想文化條件的濡染影響。則對李氏的評議，依時代人群必各有不同；而時代人群所具不同風尚，又肇自其自有的意識形態。話語世風之間，勾連交錯，眾說紛紜，終將評議者逼回對李氏文本的細讀，以平章歧見，並以對李氏之「瞭解的同情」（陳寅恪，1980: 247），建立李氏主體的話語系統。

本文擬先對李氏評價解讀作一歷史概述，然後重點討論誤讀話語與世風的關係，最後提出對李氏主體價值建構的設想，並附《李清照》戲曲劇本作為這一構想的視角呈現。

二、對李氏的解讀與誤讀

宋代以來，士大夫亟稱李氏之才，卻因李氏再嫁之說，頻起爭議。影響及於近代，乃至戊戌時期，男性變法領袖猶以李氏為戒，謂其「以才誤德」、「批風抹月」，謂婦女詩詞為浮浪，而與其時維新婦女以李氏為師的主張深相衝突。現代學者研究李氏亦有兩截觀念：批評其早年詩詞囿於個人情感，中年以後始「跳出了封建時代婦女生活的狹窄天地，發表了對社會、政治的一些見解」（王仲聞，1979: 363）。

認識論上的支離片面，在描寫李氏生平的電影戲劇中，亦有反映。這類作品，側重李氏生活的兩個方面：一是李對其夫趙明誠的鯉鯢深情，突出表現李為趙辯冤明志、保存收藏、整理遺著，結果是使李的主體性，迷失在趙的生命脈絡中，不過是又一位貞烈寡婦，無法交代出一位千古獨步的女詞人李易安，遑論對其主體情感思維的揭示與體認。同時，囿於傳統的貞節觀，又受近代西方唯情唯美文學影響，為維護李氏形象及李趙愛情的完美，遂避開李氏再嫁及離異這節

公案。² 另一是李對國家民族危難的關切；因僅就李集中一二殘詩斷句，略作點染，且往往以現代愛國主義觀念，取代宋代女詞人對其時民族矛盾、君臣誤國的態度，而無法與李氏的整體情感思維相溝通。

學術界及文化界對李氏認識的衝突，自然引致閱讀大眾的迷惑，比如網上近來對李氏是「大女人」抑或「小女人」的討論，大致是「批風抹月」的李清照是為小女人，而高唱「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的李清照是為大女人。大小女人之間是何聯繫，則甚茫然。顯然受著文學界對李氏詩詞「兩截評論」的影響。又如 1980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詩人捷斯勞·米霍茲（Czeslaw Milosz）於 1996 年編輯出版了一部英文翻譯的世界詩歌選集，名為《光燁集》（*A book of Luminous Things: An international anthology of poetry*），收錄了李氏的一首詞，引言道：「李清照之著名，即於男性『詩人』中，亦一如李白、杜甫。讀其詩詞，總覺有一種傳統模式與真實經驗之間的交融纏合，如『棄妾之怨』之與『喪夫之痛』。」（Li Ch'ing-chao was once as famous as Li Po and Tu Fu among men. I have read that often in her poems there is a fusion of convention such as one sees in the poems of and [abandoned concubine] with real experience [the death of her husband]）（1996: 218）。³ 米氏此論，明顯認定李氏與趙明誠恩愛夫婦，遂只有「喪夫之痛」，絕無「棄妾之怨」。這與學術文化界長期以來將李趙愛情高度浪漫化，不無關係。陳祖美在近作《李清照評傳》中有李氏「被疏無嗣」之大膽假設，引李氏怨詞為內證，打破李趙愛情神

2 這類劇作，包括八十年代初北京電影製片廠電影《李清照》、近年上海越劇院電視越劇《李清照》及 2001 年南京市越劇團上演越劇《李清照》等。（羅懷臻，2002）

3 米氏注明此詞為 Kenneth Rexroth 所譯，但大約經過改寫，無法對出原詞。

話，雖可爭議，亦不失為有意義的嘗試（1995: 64-78）。

二、誤讀的原因

對李氏評價如此跌宕起伏，是男性中心社會以其既定主流價值系統省視李氏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省視者往往忽視婦女訴求，尤其是對李氏自身的價值體系缺乏了解。下文擬對李氏評價中的兩個主要話題，進行探討。

話題一，李氏再嫁真偽辨。

李氏於趙明誠去世後，有再嫁旋又離異之說。此事黃盛璋《李清照事跡考》⁴、王仲聞《李清照集校注》⁵有詳細考辨，陳祖美《李清照評傳》及相關文章亦作附論，均以為實。詳閱明清以來有關此事的虛實之辯，謂實者以李氏身前有關史料為據，並佐以李氏《投翰林學士綦崇禮啟》中自述為內證，而言虛者多從情理推測，遂不免受自身所處時代環境的影響。兩相比較，前者似較為可靠，筆者於此不擬更作發明。我更感興趣的是虛實之辯後所牽涉的世風與話語。對李氏再嫁的評論，隨朝代變遷與社會群體而產生區別。若引入世風，尤其是士紳階層婦女生活實況加以考量，則對此類話題的緣起，當有更為貼切的了解。

⁴ 此考經修訂後題《李清照事跡考辨》，附上海中華書局1962年版《李清照集》後。

⁵ 詳見《李清照集校注》一書〈附錄〉中〈李清照事跡編年〉及〈傳記〉。（王仲聞，1979: 250-253, 275-289, 310-326）。

宋代士紳家庭寡婦可再嫁，名臣范仲淹由再嫁母撫養成人，王安石亦曾遭嫁寡媳。凡此人所共知，無庸贅述。故南宋士大夫即於李氏身前亦不諱言其再嫁，相關記載至今猶存十餘條，但一般是在充分肯定李氏的文學成就後兼及身世，用語均為實事實說，評論亦無甚醜詆之詞。如撰於紹興十九年的王灼《碧雞漫志》卷 2 謂：「易安居士，……建康守趙明誠德夫之妻。自少年便有詩名，才力華瞻，逼近前輩。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婦人，當推文采第一。趙死，再嫁某氏，訟而離之。晚節流蕩無歸。」⁶稍後於王灼的朱或，其《萍洲可談》謂「本朝女婦之有文者，李易安為首稱。……詩之典贍，無愧於古之作者。詞尤婉麗，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見其比。……然不終晚節，流落以死。天獨厚其才而嗇其遇，惜哉！」約撰於紹興二十一年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 4 下謂李「先嫁趙誠之（應為趙明誠之誤），有才藻名。……然無檢操，晚節流落江湖間以卒。」⁷參照上下文，此數條中之「晚節」，解作「晚年」似更貼切。⁸如此，論者言下惋惜之情，似更多於嘲諷之意。

明清學者，離李氏時代越為遼遠者，反越指易安改嫁事，為「千古厚誣」⁹。論者或因其出身清望，所謂「清獻公之婦，郡守之妻，必無更嫁之理！」¹⁰或逕以倫紀、禮義等道德信條為據，謂其不致再

6 據《李清照集校注》一書〈附錄〉中〈李清照事跡編年〉，李氏約卒於紹興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之間。（王仲聞，1979: 266-269）

7 引文據王仲聞（1979: 319, 310, 292），年代據陳祖美（1995: 91）。

8 《史記·外戚世家》：「呂后及晚節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寵。」

9 語出清·陸心源（1834-1894）〈癸巳類稿易安事輯書後〉（王仲聞，1979: 284）。

10 語出明·徐火勃《徐氏筆精》卷 7（王仲聞，1979: 311-312）。

嫁；¹¹或以易安與趙明誠伉儷情篤，必不忍再嫁；¹²或謂「易安多以文字中人忌」，因諷刺衣冠誤國而遭厚誣。¹³明清士大夫如此維護李氏清節，與明清婦女詩文創作之盛，當有直接聯繫。明清才女之數，較之前朝，何啻千百倍！僅就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而論，所收四千餘人，明清之前僅錄得一百一十七人。¹⁴兼之「女子攻詞章者多，研義理者寡。」¹⁵李氏詩詞大家，世所公認，官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謂對李氏文筆「固不能不寶而存之，為詞家一大宗矣！」則明清婦女奉易安為圭臬，應在意料之中。南宋女子攻詞章者，時人即「多比之李易安」（胡文楷，1985: 52, 56）。明清當較前朝更甚。如明代女詩人孟淑卿謂：「朱生（淑貞）故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¹⁶明清之際女詩人柳如是「及歸宗伯（錢謙益），堆書徵僻，訂訛考異，間以諧謔，略似李易安在趙德甫家故事。」¹⁷然而另一方面，明清兩代固守宋明理學，以寡婦改嫁為大忌。在此情勢下，釜底抽薪，謂易安絕無改嫁一事，當是最為簡捷的辦法。

降及清季，西風東漸，士大夫創辦女學，變法圖強，重提李氏話題。但這次不是以李氏為婦女詩學楷模，而是要鏟除李氏為代表的才女傳統，代之以實用技術為主的西方教育。1897年春，梁啟超在維新刊物《時務報》上發表〈論女學〉一文，將中國之積貧積弱，歸咎於

11 陳祖美（1995: 94）據《續修歷城縣志》所作評論。

12 見清·〈盧見曾重刊金石錄序（雅語堂本）〉（王仲聞，1979: 313-314）。

13 語出《繡水詩鈔》卷1（王仲聞，1979: 315）。

14 有關明清婦女詩文創作興盛的社會文化原因，參閱高彥頤（Ko, 1994）和曼蘇珊（Mann, 1997）。

15 語出《宮闈氏籍藝文考略》引《玉鏡陽秋》（胡文楷，1985: 64）。

16 語出《吳縣志》（胡文楷，1985: 129）。

17 語出《宮闈氏籍藝文考略》（胡文楷，1985: 430）。

婦人缺教無業，惰逸待哺。梁因此疾呼創辦女學，以期「人人各有職業，各能自養」（1897, 23: 1 上）。梁氏並就何為女子之學作如下界定：

古之號稱才女者，則批風抹月，拈花弄草，能為傷春惜別之語，成詩詞集數卷，斯為至矣！若此等事，本不能目之為學。其為男子，苟無他所學，而專欲以此鳴者，則亦可指為浮浪之子，靡論婦人也。吾之所謂學者，內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計……。
 (1897, 23: 2 上)

梁氏在〈論女學〉中雖未提及李清照，李氏作為「批風抹月，拈花弄草」的才女典型，「以多才累其大節」，業已成為士大夫共識，在多篇文章中被點名批判（女學報，1898, 4: 3 上；經元善，1898: 4 上）。

季家珍（Joan Judge）分析梁氏等變法士大夫屏棄才女傳統的心理因素，指出梁氏等實則是把才女當作所謂「舊文化」的換喻（metonym）來反對（2002: 165）。這種心理，與梁氏抱怨「極天下積弱之本，則必自婦人不學始」（梁啟超，1897, 23: 1 上），同出一轍，均為女禍亡國的翻版，引起其時變法婦女的警覺。薛紹徽（1855-1911）隨即發表〈創設女學堂條議並序〉一文，嚴辭否認二萬萬中國婦女為惰逸無用之輩，婦女紡績蠶桑，養育子女，是傳統社會家庭經濟的主幹。不能因時代變化，便否認婦女的長期貢獻。薛氏並指出興辦女學的目的，不應僅限於解決婦女就業問題，而應滿足婦女自我建樹的追求，將婦女培養成中西兼通的人才，「以備國家有用之選」。為滿足這一目的，傳統詩教不可或缺，因「詞章之學，可以

陶寫性情；宮闈文選，固是婦女軌範」（1897a, 9: 7 上）。詞章之學的良師，便是李清照。薛氏並作「李清照朱淑真論」，為兩位才女班頭辯護。李氏部分，是明清以來士大夫維護李氏形象的全面總結，但又應時代變化而有生發，強調李有「愛國之忱」（薛紹徽，1914），其意義下文再敘。

話題二，李氏詩詞評價二截論。

李氏詩詞評價二截論包含兩個內容：其一，李氏批風抹月，拈花弄草，傷春惜別，是其詩詞中負面部分，故梁啟超斥為「浮浪」，王仲聞則指為「狹窄」。其二，李氏中年後因家國之痛，而開始關心社會政治，應作肯定。後期詩詞中的愛國主義表現，尤應高度贊揚。

這一評論，明顯是現代社會話語系統的產物，傳統批評對李氏詩詞從未分作如此兩截，一取一捨。究其原因，當肇自戊戌對才女文化的屏棄，其後五四對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再加上 1949 年以來所強調的文學重大題材論，遂使中國歷史上一度璀璨的才女文化，被指為不符現代需要，而為現代社會整體忘卻，唯李氏倖存現代記憶中。而李氏賴以倖存的，亦僅是現代男性話語系統認可的部分，和她長期以來與男性詩人並列，使現代社會無法忽視的名聲。

如此，這一批評便將李氏置於現代話語省視之下，以後設標準品鑒前賢，而忽視了李氏的主體統一與聯繫。若從李氏自身出發，細讀她的作品，便會發現，李氏少年時即關心國是，晚年亦未必不傷春惜別。她筆下的風花雪月與家國山河，貫串始終，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現代評論把她扯為兩截，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現代的「愛國」，與李氏的「愛國」，本是兩種不同的概念。這種區別，與鴉片

戰爭以來近現代國家概念的崛起，密切相關。

自鴉片戰爭以來，列強入侵，逼使中國打開大門，而將中國暴露於弱肉強食的世界民族之林。不公平競爭的結果，是主權的喪失即意味著國家的滅亡。愛國也就是重主權。戊戌士大夫因此要求婦女將就業置于文化訴求之上，以求富國強兵，維護主權獨立。薛紹徽等堅執文化訴求，並提出以李清照為師，以為婦女文化設立最高標準。為維護李氏清名，回擊戊戌士大夫對李氏的攻擊，遂提出李氏愛國。顯見薛氏敏感到「愛國」是其時變法話語系統中最高價值。

而李氏之愛國¹⁸ 則與傳統中國的國家觀念相關。傳統國家是朝代。改朝換代，只要維繫文化體系不變，則外族入主中原亦屢有發生。于是關注重點便成為愛民（儒家文化以仁愛為主）、愛文化、愛家園、愛國土。又因君主大臣有守土保疆之責，李氏的愛國，主要表現在對北宋君臣誤國的譏評警戒——此即「易安多以文字中人忌」之由來。

李氏最早議論時勢，在她十七歲時（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所作〈浯溪中興頌詩和張文潛〉。李父格非以蘇軾門生，被斥為元佑舊黨，而無辜捲入黨爭，累及子女¹⁹。遂令李氏於北宋承平之時，便已敏感到黨爭可能帶來的禍亂。突出表現在此詩中，李氏指出唐代安史之亂，並非起自張秉（文潛）所謂「女禍」，實因主上荒嬉，大臣內鬥。其後平定內亂，則因兩位主將，「子儀、光弼不自猜，天心悔禍人心開」。其現實指義不言自明。渡江後，李氏所作詩歌，亦多為

¹⁸ 按李氏作品中從未有「愛國」一語；以「愛國」評李氏詩詞為人，大約亦以薛紹徽為最早。

¹⁹ 有關李氏著作於此事均有詳述，本文後所附劇本，第二場亦以黨爭構成中心衝突，可參閱。

指斥朝廷不戰自退。其中著名的〈烏江〉詩，「人傑」、「鬼雄」之慨，直指高宗之南渡偏安，恐亦針對其夫趙明誠之軟弱。趙守江寧時，面對金兵逼江、駐軍譁變，瑟縮無為，縋城宵遁。²⁰當使李氏深受刺激，憤而為詩。

李家國之愛，南渡後念茲在茲，仍是北部家園，「欲將血淚寄山河，去灑東山一杯土」（〈上樞密韓肖胄詩〉）。愛家園國土兼及其上一切附著物——山河、草木、清風、明月。她一生對人間風物窮極描繪，「超絕古今」。也正因愛之深才能寫之切。要之，批風抹月，拈花弄草、傷春惜別之李清照，與「人傑」、「鬼雄」之李清照，實為不可分割的整體。

三、李氏主體的重新建構

筆者以為，李氏生性聰慧敏感，又兼出身清貴，從小生長在其時最高文化學術圈內，一切以精神之獨立傲岸、文化之純正超拔為準則。李氏又生當宋靖康之亂前後，因家族的特殊地位，個人經歷與世變勾連交錯，而李氏認真的個性，又常使她不顧女子身分，率爾直言，每每和男權直接衝突，一生迭起波瀾。其間一以貫之，是她作為女人、學人、詞人對家國文化及家人的摯愛。作為女人，這種熱情往往昇華為母性的保護欲望與強烈責任感，護家、護國、護父、護夫，護衛她鍾愛的文化藝術，她和丈夫的情感以及這二者的結晶——他倆的金石收藏、學術著作、與詩詞創作。作為學人，與外界的感應往往導致思想文化層面的深沉思索。作為詞人，一切思想情緒波瀾終將化

²⁰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20（王仲聞，1979：241）。

為創作欲望。而她的詩詞，又因其女性的敏感與學人的深沉而形成獨特的觀照角度與表現手法。李清照一生，女人、學人、詞人的身分自使她承受超出常人的壓力，感受更為深切的痛楚，卻也因此賦予她豐富的精神世界。唯其如此，她才得以在物質家園淪喪之後，固守精神家園，為後世留下一份極珍貴的文化遺產。

基於這一構想，筆者著手於古典戲曲《李清照》的編寫，擬藉此機會，以史帶戲、以戲代論（作家作品論），以求形象地建立起李氏的主體呈現，為公眾還原一位接近史實的李清照。在寫作過程中，依據最新學術成果及有關史料為外證，依據細讀李氏作品為內證，一切虛構部分，劇本中均有注解交代。

2002 年 8 月於休城槲聊齋

李清照

(七場新編古典戲曲歷史劇)

人物

李清照（1084-約 1155），自號易安居士，宋濟南府章邱明水人。²¹趙明誠（1081-1129），清照夫，出場時為太學生，後歷任萊州、淄州
州守、江寧知府、移知湖州，未及上任，卒於建康。

李格非，字文叔，清照父，神宗熙寧九年（1076）進士，出場時為禮部員外郎。約卒於宋徽宗崇寧五年（1106）後，卒年六十一歲。

趙挺之（1040-1107），明誠父，神宗熙寧三年（1070）進士，出場時為吏部侍郎，其後歷任吏部尚書、尚書右丞、左丞、中書侍郎、尚書右僕射（即右相）。

李迄，清照幼弟，少清照十餘歲，渡江後官至主管編輯皇帝詔書的敕局刪定官。

綦崇禮（約 1083-1142），字叔厚，明誠表弟，徽宗政和八年（1118）進士，渡江後官至吏部侍郎、兵部侍郎，除翰林學士，寶文閣學士，知紹興府。卒年六十歲。

泉兒，清照侍女。

張汝舟，徽宗崇寧五年（1106）進士，渡江後為監諸軍審計司。
後代女詞人若干。

²¹ 李清照里籍詳見《李清照年譜》（于中航，1995：1-5）。

第一場 爭渡

時間：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暮春，李清照十七歲。

地點：京城汴梁西郊李格非有竹園²²。

人物：李清照、李遠、泉兒、趙明誠、綦崇禮、李格非、趙挺之。

幕後合唱：悲涼慷慨李清照，千古詞壇寄心聲。《漱玉》殘篇傳後世，誰知寂寞筆中情。

〈幕啟，趙明誠、綦崇禮上〉

趙明誠、綦崇禮：〈合唱〉太學偷暇，京郊游暢；踏一路碧野春風，聽幾處山林樵唱。

趙明誠：小生趙明誠，在太學作學生。家父官拜吏部侍郎，今日過訪禮部員外郎李格非文叔先生。父親乘轎先行，令我與表弟綦崇禮隨往。來此便是李家有竹園，真好景致也！〈唱〉天成山水秀，

綦崇禮：〈接唱〉地孕花木奇。

趙明誠：〈接唱〉翠影籠修竹，

綦崇禮：〈接唱〉悠然高士居。

趙明誠、綦崇禮：待你我叩門求見。

〈李清照內唱《雙調憶王孫》：「湖上風來波浩渺。」〉

趙明誠：呀，〈接唱〉是何處仙曲逐清波，因風起，催動了浮雲飛鳥？

〈李清照、李遠、泉兒撐船笑上〉

22 晁補之〈有竹堂記〉謂堂在「經衢之西」。此處假設在城郊，以求其開闊，便於人物出場（1989，卷 30：4 上）。

李清照：〈接唱〉「春已暮，紅稀香少。水光山色與人親，說不盡，無窮好。」²³

泉兒：哎呀不好了。小姐只顧填詞，把船兒撐進漩渦裡來了。

李清照：咳，泉兒，〈接唱〉你驚我半首新詞落湖沼。〈白〉不要慌張，待我撐它出來。

趙明誠：表弟你看，那個小小船兒上，便是唱詞的女子了，如今困在湖心裡團團打轉，煞是為難。

綦崇禮：好了好了，船出來了。好個膽大的女孩兒，處變不驚，臨危不亂！

泉兒：哎呀小姐，方才好險！

李清照：這算什麼！忘了去年在明水老家，晚上喝醉了，船困在藕花深處，好容易才撐出來。

泉兒：是呀，小姐還填了首詞呢！〈唱《如夢令》〉「常記溪亭日暮，」

李清照、泉兒：〈合唱〉「沉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

李迄：〈插白〉哈！原來是這首詞，迄兒我也會！〈唱〉爭渡、爭渡，驚起一灘癩頭咕（即癩蝦蟆），呱，呱！

泉兒：迄兒小少爺，不要瞎打岔！

李清照、泉兒：〈合唱〉「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

李清照：時光不早，快將船兒泊好。泉兒將魚送廚下，好給爹爹下

23 〈雙調憶王孫〉王仲聞《李清照集校注》作〈怨王孫〉（1979: 32），據陳祖美〈對李清照身世的再認識（之一）——關於她的娘家與婆家〉改（1998a: 112）。「春已暮」原作「秋已暮」，改之以合情境。此劇所引李清照詩文著述，均據王仲聞《校注》，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酒。這兄弟隨我書房去來。

李遠：姊姊還有半首新詞落在水裡，找到了再回家罷。

李清照：還「新詞」！連舊詞都記不牢。回去，罰你將《爭渡》背十遍！〈三人同下〉

趙明誠：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目送神與〉

綦崇禮：〈以扇隔斷明誠視線〉表兄，那人去了也。

趙明誠：呀，表弟，剛剛那位，想必就是文叔先生的女公子，自號易安居士的李清照！

綦崇禮：就是她了，那首《如夢令·爭渡》，滿京城盡人皆知！

趙明誠：〈唱〉我道她才高子建，

綦崇禮：不通不通，〈唱〉那曹子建是個男人。

趙明誠：〈唱〉誰知她貌比洛神！

綦崇禮：不妥不妥，〈唱〉那洛神坎坷終身。

趙明誠：〈吟〉「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綠波。」

綦崇禮：他倒背起曹子建的《洛神賦》來了，卻也對景。

趙明誠：〈唱〉更難得豪情劍膽，踏風波如履平川。〈白〉哎呀表弟，這番苦了我也！〈唱〉憑它有靈丹妙藥千千萬，怎奈這相思病兒最難纏。

綦崇禮：這書呆子中了魔也，待我點他一點。表兄，今日舅父過訪李員外，要你陪同，其中必有緣故。你仔細想來！

趙明誠：〈恍然大悟〉果真如此，豈不令人大喜過望。不過，要是父親並無此意呢？

綦崇禮：這又何難！你只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看他如何！

趙明誠：果然好計，多謝表弟，多謝表弟！

綦崇禮：你如何謝我？

趙明誠：〈唱〉架上商周鼎，案頭漢魏碑，再加一甕陳年酒，挑上府來謝大媒。

綦崇禮：不消。〈唱〉你考古成癖世所知，君子不奪人之好。東坡手跡你珍藏，借我臨摹尋奧妙！如何？

趙明誠：這個……。

綦崇禮：你既是捨不得，我又何必多管閒事！小弟告辭！

趙明誠：就依表弟，就依表弟，只是萬不可聲張。你知我父親與蘇東坡不和。若給他知道，不得罷休！²⁴

綦崇禮：這個自然。只是說起這朝廷黨爭呵，舅父大人倒有一大半的不是。²⁵

趙明誠：我何嘗不知？身為小輩，如何說得他老大入？

綦崇禮：唉，〈唱〉可嘆你堂堂男兒，不及那閨中弱女。

趙明誠：此話怎講？

綦崇禮：李清照那首《浯溪中興頌詩》，表兄可曾留意？

趙明誠：那首詩喲，〈接唱〉滿京城擊節稱賞，都道是奇氣橫溢。

〈白〉豈止留意？愚兄是字字背得！

綦崇禮：只是你可懂得呢？〈唱〉她寫的是安史之亂，她刺的是當朝

24 趙明誠之父趙挺之與蘇軾、黃庭堅交惡事，見《宋史》卷351〈趙挺之傳〉（脫脫等，1995，32：11093-11094），趙挺之元祐二年（1087）十二月〈劾蘇軾奏〉（1988，卷2107，48：5），及于中航《李清照年譜》（1995：21-22，42-47）。

25 李清照〈投翰林學士綦崇禮啟〉謂與綦「忝在葭莩」（王仲聞，1979：169），陳祖美〈對李清照身世的再認識（之二）——在經歷喪夫之痛之後〉謂綦為趙明誠表兄弟（1998b：104），但究屬何種親戚關係未詳。于中航《李清照年譜》（1995：116）謂綦為「高密人，女嫁謝克家之孫。」按謝為趙明誠表兄。此處為利於劇情發展，假定綦崇禮為趙挺之外甥，與趙明誠隸屬中表。

黨爭。滿朝大老不深戒，怕只怕，胡兵胡馬要掃京城！

趙明誠：有此深意？小小年紀，便有憂國之心，越發的教人敬重了！

綦崇禮：這女孩兒的才學膽識，在我等男兒之上！只怕他日姻緣成就，閨房內吟詩作賦，談古論今，表兄是要吃虧的喲！

趙明誠：〈唱〉若與她姻緣成就，顧不得河東獅吼。

綦崇禮：哈哈！〈二人同下〉

〈李格非、趙挺之上〉

李格非：正夫兄今日不請自至，有何見教？

趙挺之：你不請我，你的竹子請我呀！²⁶ 好個清幽的所在！文叔賢弟，〈唱〉我道你出身寒素，如何能大興土木，卻原來傍水依山，借風景修園築屋。〈白〉你當年遍訪園林，作《洛陽名園記》，便是為修這園子了？

李格非：正夫兄！〈唱〉訪園林修池館雖有關聯，寫名園卻為防家國變遷。洛陽自古兵爭地，治亂盛衰天下先。天下平，園林興；天下亂，台閣傾，漫道草木皆細事，一枝一葉總關情。²⁷

趙挺之：文叔可謂書生憂國，寫篇園記也關乎國家大事。可敬可佩。

李格非：正夫兄取笑了。

趙挺之：來此便是有竹堂，好一道匾額，氣象恢弘，是何人所書呀？

李格非：便是敝師東坡先生的大手筆了！

趙挺之：原來是蘇軾老兒，這字字敗筆，形同墨豬，如何掛得！

李格非：咦？〈唱〉方才是「氣象恢弘」，霎時間「字字敗筆」。

26 晁補之〈有竹堂記〉：「今文叔居有竹……借不邀客，客將坐堂上不去，曰：竹固招我。」（1989，卷 30, 6 上）

27 據李格非《洛陽名園記·論》（1986，卷 26, 5: 10 下-11 上）。

〈白〉這變得也太快了呀！

趙挺之：老夫眼力不濟，方才未曾看仔細。

李格非：〈接唱〉說什麼眼力不濟，分明是心懷芥蒂。

趙挺之：也說得是。〈唱〉想當年在德州試行新法，黃庭堅卻道我急功好利。蘇東坡也說我學行無取，師生們逞才氣苦苦相逼。〈白〉如今想來，仍是可惱呀可惱！

李格非：正夫兄，恕弟直言！〈唱〉持舊法持新法因民立法，甚新黨甚舊黨君子不黨。兄不合為私怨輒附群小，一封奏火澆油逼走我老師長。〈白〉可嘆我那東坡夫子呵，一貶，二貶，啊呀三貶！〈唱〉三貶瓊州地，瓊州非人居。藥餌皆無有，住室賽荒墟。若非幼子苦扶持，夫子他，此身早已委溝渠。〈拭淚〉

趙挺之：文叔莫錯怪了我。那封奏摺雖說寫過了些，還不致害他如此狼狽。不必傷心，如今新君繼位。有意招他回朝。待他返京，我再不與他爭鬧就是。

李格非：多謝正夫兄。吾兄幹才，日後與東坡攜手共事，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朝廷有望！

趙挺之：罷，罷！你莫惱我，也莫謝我。若非今日有事相求，我斷不肯如此低聲下氣。

李格非：正夫兄何事？竟會有求於我？

家人：稟老爺，趙公子與綦公子也到了，正在客廳等候。

李格非：怎麼兩位公子也來了？也好，涼亭擺酒，就請園中相見。正夫兄，請。〈二人同下〉

〈李清照、泉兒上〉

李清照：〈唱《點絳脣》〉「蹴罷秋千，起來慵整纖纖手。露濃花瘦，薄汗輕衣透。」

〈幕後人聲〉

李清照：〈接唱〉「見客入來，襯刻金釵溜。和羞走，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²⁸〈與泉兒隱身假山石後〉

〈李格非、趙挺之、趙明誠、綦崇禮同上〉

李格非：來此便是涼亭，正夫兄，兩位賢侄，請坐。

〈李迄跑上，連叫「姊姊」，李清照、泉兒在假山石後搖手示意，令勿聲張。〉

李格非：迄兒，快，來見過你趙家爹爹，還有兩位哥哥。

李迄：是，迄兒拜見趙家爹爹、趙家哥哥、綦家哥哥。

趙挺之：迄兒，多時不見，越長高了。近來讀些什麼書？

李迄：迄兒跟姊姊作詩填詞！

趙挺之：正好，聽說你姊姊剛填了首《如夢令》，詠海棠，絕妙！迄兒念來聽聽！

〈迄兒窘急，目視假山後求援，李格非提詞：「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李清照、泉兒隨之在假山後作身段、手勢，提醒迄兒。〉

李迄：「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

李格非：「試問——」

李迄：「試問——」〈李清照以手指泉兒，泉兒亦自指，並作捲簾手勢。〉

李迄：〈突然流利起來〉「試問泉兒姊姊，卻道蒸卷兒未就。知否，知否，應備下肥肥紅燒肉。」

李格非：什麼紅燒肉？

28 王仲聞《李清照集校注》列該詞為存疑之作（1979: 83）。此處用以渲染情境。

李近：就是蘇東坡公公最拿手的東坡肉呀！公公還作過一首炖肉的歌兒呢。〈唱〉「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時它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²⁹〈白〉這也是姊姊教給我的。

李格非：咳，小孩子家如何東拉西扯！

趙明誠：近兒弟弟想是記差了。易安居士的詞，和東坡肉全不相干的。

李近：我姊姊的詞，你怎會知道？

趙明誠：易安居士的大作，一落筆便傳遍都城，太學內更是人人爭錄，東京紙貴呀。

李近：我卻不信，你背你背！

李格非：近兒休得無禮，退下！

〈近兒賭氣下，至假山石後，泉兒扯住。〉

趙明誠：叔父大人，易安居士的詞，小侄是爛熟於胸的喲。〈唱〉

「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綦崇禮示意明誠，明誠會意。〉

趙明誠：好教爹爹、李叔父得知，易安居士的詞，神仙也在傳誦呢！

趙挺之、李格非：有這等事？

趙明誠：孩兒昨夜夢中，遇一仙姑，口中吟誦的，也是這首《如夢令》。那仙姑一邊念，一邊極口稱讚。她又指著手中的冊子道，上有詩謎一首，兒的終身大事，便藏在謎底。

趙挺之：是首什麼謎語呢？

趙明誠：〈唱〉言與司合。

29宋·周紫芝《竹坡詩話》二（何文煥，1: 351）。

趙挺之：言與司合，是個「詞」字。

趙明誠：〈唱〉安上已脫。

趙挺之：安上已脫，是個「女」字。

趙明誠：〈唱〉芝芙草拔。

趙挺之：芝芙二字，去了草頭，便是之夫。詞一女一之一夫，啊呀，文叔，這仙姑分明是說著明誠的終身大事，要娶個會填詞的小姐為妻呢！³⁰

〈李远跑上〉趙家哥哥，這次是你記差了。

趙明誠：自家的夢，你怎知我記差了？

李远：姊姊說了，並非「芝芙草拔」，大約是「問字無口，有性無心」！

趙挺之、李格非：此話怎講？

綦崇禮：哈哈，舅父、李叔父，易安居士實在聰明得緊。是說表兄只配作她的門生呢。喏，這「問字無口」是個「門」，「有性無心」是個「生」。

趙明誠：〈唱〉能攀得李易安門下為徒，趙明誠願為她磨墨捧硯！

趙挺之：文叔，你就收了明誠作女婿吧，也不枉你我多年情誼。

李格非：適才正夫兄道有事相求，原來是為此而來，也罷，就依兄長美意。

趙明誠：小侄，啊不，小婿拜謝岳父大人！

〈李清照含羞下，泉兒隨後，李远連喊「姊姊」，亦隨下，幕落。〉

³⁰據王仲聞《李清照集校注》引崇禎《歷城縣志》卷 16 (1979: 312)。

第二場 庭辯

時間：宋徽宗崇寧三年（1104）春³¹。

地點：趙挺之相府。

人物：李清照、趙明誠、李格非、趙挺之、李述、泉兒。

幕後合唱：李趙成婚越三春，姻緣美滿人稱羨。說不盡富貴風流宰相家，道不完郎才女貌、女才郎貌神仙眷。

〈幕啟，李清照、趙明誠居室，煙篆回繞，湘簾匝地。簾後李清照晨妝剪影，簾前泉兒整理書案。〉

李清照：泉兒，今日十五，太學休假，公子也該回來了。

泉兒：可不是嗎！這早晚未歸，又是在相國寺找古董，絆住腿了。

趙明誠：〈興沖沖上〉清照，娘子！〈見清照晨妝未竟，遂將手中器物置於案上，佇立簾前輕喚〉娘子！娘子！明誠回來了。

³¹此場所涉史實，或發生於此前後。如李格非拒編元佑章奏，為哲宗紹聖二、三年間（1096）事；因此而入元佑黨籍，在崇寧元年（1102）。宋徽宗趙佶自書《元佑黨人碑》，刻石端禮門，清照上詩趙挺之救父（「何況人間父子情」），及有人持徐熙《牡丹圖》求售，均在是年。崇寧三年（1104）重定黨籍，趙佶書而刻石朝堂，蔡京奉詔書元佑奸黨姓名進呈，清照及其他黨人子女被逐出京，應在此時。崇寧四年春三月（1105），趙挺之始拜右相（尚書右僕射），清照上詩「炙手可熱心可寒」；六月挺之罷；崇寧五年（1106）復拜右相；大觀元年（1107）三月罷，後五日卒，年六十八。此處為敘事便利，一律作為崇寧三年（1104）春事。又崇寧二年（1103）趙明誠出仕；此場仍為太學生。編次元佑章奏原為章惇謀，蔡京亦預其事，此處歸罪蔡京。見《宋史·李格非傳》卷（脫脫等，1995, 444 卷, 37: 13121）、《續資治通鑑》（畢沅，1994，卷 84，5: 2142-2143）、李清照《金石錄後序》（王仲聞，1979: 176-192）、王仲聞《李清照集校注·李清照事跡編年》（1979: 215-219）。

〈泉兒上前打簾，李清照靚妝出迎，鬢邊綴一朵妃色紅暈牡丹花。〉

李清照：郎君回來了！郎君看我今日妝扮可好？

趙明誠：好，好！好一朵牡丹花，襯得臉兒越發嬌艷了！

李清照：〈唱《減字木蘭花》〉賣花擔上，買得一枝春欲放。淚染輕勻，猶帶彤霞曉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雲鬢斜簪，徒要教郎比並看。〈白〉郎君，是花兒好，還是臉兒好？

趙明誠：當然是娘子的臉兒好。〈唱〉花兒雖美不解語，怎及娘子解語花。清供一枝明月下，殷勤伴讀冷窗紗。

李清照：呀啐！上次回來，還趕著叫先生，今日怎麼當我案頭擺設！

趙明誠：豈敢！都是娘子這朵牡丹花鬧的。說來有趣：清照你一向荊釵布衣，今日怎麼也學小女子，弄起花兒朵兒來？

李清照：〈唱〉女兒家愛好是天然，花木蘭，也曾對鏡貼花黃。總只為，趙李兩家素貧儉，我節衣食，助你長街覓典藏。

泉兒：是呀，若不是老爺拜相，閣府發了一點賞銀，小姐還捨不得買花兒戴呢！公子倒不領情！

趙明誠：領情！領情！快看我今日得的好東西！〈唱〉這拓片拓的是高祖碑，

李清照：〈唱〉雍容漢隸煥然在，帝業千年早化灰。

趙明誠：〈唱〉這摹本摹的是秦皇璽，

李清照：〈唱〉篆痕典雅印猶新，江山長駐君王死。

趙明誠：〈唱〉還有一只東周鼎，

李清照：〈唱〉綠彩斑斕鐫古文，春秋戰國一夢醒。

〈合唱〉

趙明誠：帝王霸業終虛話，唯有這彬彬文采萬古存，惹你我好古君子常牽掛。

李清照：男兒霸業終虛話，唯有這彬彬文采萬古存，惹你我多情君子
常牽掛。³²

趙明誠：娘子且住，娘子不通了，你我收藏文物，與「情」何干呢？

李清照：〈唱〉若不是好文義一往情深，又怎會勤搜求考古論今，修一部《金石錄》留與後世，正文史傳古道一片苦心。〈白〉這不是情又是什麼？

趙明誠：有理呀是有理，娘子高論！

李清照：不勞你空奉承，拿來！

趙明誠：什麼拿來？

李清照：好吃的東西呀！

趙明誠：什麼好吃的東西？猜得出便給你，猜不出麼，我可就一人獨享了。

李清照：這個麼……〈唱〉想必是蟠桃飯嬌紅淺白？

趙明誠：不是。

李清照：〈唱〉再就是槐葉淘鮮碧清涼？

趙明誠：也不是。

李清照：〈唱〉百合面，迄瀝漿？椿根餛飩裏清香？

趙明誠：也不是。

泉兒：〈插入，唱〉嫩筍蘆蒿枸杞頭，胡椒油炸焯鹽湯？

趙明誠：都不是，是娘子最愛吃的東坡豆腐呀，特地趕早，買來給娘子嘗鮮。³³

32提示：此處李、趙應就「帝王」亦或「男兒」略有爭持，然後趙服從李。

33此處食物名目據宋·林洪所著《山家清供》（《叢書集成新編》本），亦可據演出地區加以變化，以渲染氣氛。

李清照：呀，多承多承。

趙明誠：怎麼有點涼颼颼的？泉兒，取衣服來！

泉兒：嘆，才上身的新衣服呢，公子沒有穿回來？

李清照：是我新作的那件麼？還繡了文與可的墨竹，讓你期考時「胸有成竹」。一定是給你換錢買碑帖了，可憐我千針萬線！

趙明誠：娘子，莫生氣，是我一時錢不湊手，下月一定贖回！說起錢來，清照你看這是什麼？

李清照：徐熙的《牡丹圖》！好畫呀好畫，「學窮造化，意出古今」！哪裡來的，要好多錢？

趙明誠：二十萬！

李清照：二十萬！雖貴家子弟，豈易得耶？再說公爹新近拜相，開銷正大，哪裡去籌這筆錢！泉兒，早知今日不買那真牡丹了！

泉兒：小姐，那才值幾個錢！

趙明誠：我也正為此發愁！好歹求得畫主人寬限一日。還煩娘子回去和岳父大人商議，我再找綦家表弟設法。

〈李迄急匆匆跑上，邊喊「姊姊、姊夫！」〉

李清照：迄兒，不在家跟爹爹念書，一人跑到城裡來作甚？

李迄：今日一早來了兩個官人，喚爹爹入朝。管家老爹說，近來朝廷多事，動輒抓人。讓我來找姊夫，去打聽打聽。

李清照：莫急，莫急，我知朝廷近來又起風波，整治元佑老臣。只是爹爹從未參與黨爭，不妨事的。

〈家人甲上〉

家人甲：稟公子、少夫人，親家老爺進府來了。

李清照：怎麼爹爹來了，現在哪裡？

家人甲：稟少夫人，親家老爺不等通報，一逕往相爺書房去了。

李清照：不好！明誠，你我速去！

趙明誠：是，你我速去！

〈二人下，遠兒等隨下，二道幕落〉

〈二道幕前，李格非朝服上，後緊隨家人乙。〉

李格非：〈唱〉急匆匆闖進相府門，氣咻咻來找親家把理論。

家人乙：親家老爺等等！待我通報相爺！親家老爺等等！

〈二道幕啟，趙挺之書房，趙挺之常服坐書案前批閱文書，李格非上，後緊隨家人乙。〉

李格非：趙丞相！

趙挺之：文叔，今日有暇到此。〈對家人乙〉為何不通報一聲？

李格非：我自己闖進來的，與家人無涉。我來問你，令我編類元佑群臣章奏，可有你的主意？

趙挺之：不錯，怎麼了？

李格非：呀呀呸！那傳旨大臣說了，我只不信。原來確有其事。你我至交，又是親家，為何如此陷害於我！

趙挺之：文叔，你供職著作，編修章奏，是你職責，如何陷害你了？

李格非：你，你是真不懂還是裝糊塗哇！〈唱〉想當年王安石熙寧變法，為的是助神宗勵治圖新。怎奈他性急躁獨斷專行，為利民反擾民天下紛紛。元佑年宣仁后重振朝綱，任賢才開言路詔榜朝堂。群臣們爭進諫分析利害，廢苛政黜奸臣民復安康。〈白〉這便是元佑群臣章奏的來歷了。

趙挺之：這我盡知，何用多言！

李格非：只可嘆呵，〈接唱〉太后崩哲宗幼奸臣又起，興黨禍害賢臣為所欲為。抓住了忠諫斷章取義，一語失句句錯人人自危。〈白〉這興黨禍的小人麼，自稱紹繼王安石熙寧變法，是為新黨，稱那元

佑群臣為舊黨，兩下裡水火不容。

趙挺之：這我也盡知，何用多言！

李格非：好容易呵，〈接唱〉哲宗逝新君立百廢待興，君臣們商量了平息黨爭。又誰知老蔡京賊心不死，擅權柄除異己又亂朝廷。你明知他編章奏搜求罪證，卻為何逼我羅織文網害忠臣？你明知元佑正臣多為我師友，又為何陷我作背師棄友的人？

趙挺之：文叔，你哪知我一片苦心，為了你啊！〈唱〉那蔡京蠱惑聖上清奸黨，要將元佑重臣一掃光。那死了的，堦墳棄尸骨；那活著的，削職貶遠方。聖上他，要親筆書寫奸黨名，刻碑示眾立朝堂。你與蘇軾情深厚，他雖死，你卻難免遭禍殃。

李格非：哇呀呀！蔡京那老賊！

趙挺之：蔡京說了，要想脫離干係，除非你肯幫他編排元佑間臣僚奏章。你知聖上年輕，不免輕佻浮躁。今日往東，明日向西。我先幫你胡亂應了，過幾日他忙著踢球畫鳥，把清黨之事忘了，你我豈不太平無事了？

李格非：你無事，我可有事了哇！〈唱〉讀書人立世間須重名節，我豈能為保身壞盡倫常！〈白〉罷罷罷，跟你說也無用，你是右丞相，蔡京是左丞相，壓了你一頭。我就去找那老賊，當面辯清！
〈接唱〉拚得個與東坡並列皇榜，身雖死名長存萬古同芳！

趙挺之：你果然要去？

李格非：果然要去！

趙挺之：你一定要去？

李格非：一定要去！

趙挺之：好，好，不愧為蘇軾老兒高足，一樣的不合時宜，不知權變。我奈何不了你，你女兒的話總歸要聽！來人哪，快請少夫人！

〈李清照應聲上，趙明誠等隨後。〉³⁴

李清照：公爹、爹爹，孩兒等在外已聽候多時了。

趙挺之：來得正好！快上前勸你爹爹莫去！明誠、近兒，也跪下相勸！

〈李清照、趙明誠、近兒一齊跪下。〉

趙明誠、近兒：岳父大人／爹爹，莫去！〈李清照低頭不響〉

趙挺之：〈對李清照〉嘆，怎麼不說話？

李清照：〈仍低著頭〉爹爹，你去吧！

趙挺之：什麼什麼，你說什麼？

李清照：〈抬頭對李格非，大聲〉爹爹，你去吧！

李格非：清照，兒呀，多謝你成全為父！你母早逝，長姐若母，近兒就交給你了！³⁵〈對李清照一揖，掉頭不顧而去。李清照跪步急隨，欲叫「爹爹」，又強忍住，直至李格非去遠，方才痛哭失聲。〉

趙挺之：哼哼，你這會知道哭了，你哭什麼來？

李清照：〈唱〉「眼看白璧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³⁶公爹啊！求你菩提心一片，救爹爹，免我姐弟苦伶仃。

³⁴提示：李清照等在李格非登場後不久亦已上場，但不敢擅自進入趙挺之書房。導演可酌情調度李清照等的邊場表演。

³⁵依陳祖美〈對李清照身世的再認識（之一）——關於她的娘家與婆家〉，清照生母為王準孫女，早卒；李格非續娶王拱辰孫女為繼室，生李近。姐弟兩相差約十來歲（1998a: 111-112）。此處從略。

³⁶張琰序李格非《洛陽名園記》，謂清照上詩趙挺之救父云：「何況人間父子情」（李格非，1986，卷 26: 5 上）。王仲聞《李清照集校注》謂黃庭堅《憶邢惇父》詩（「眼看白璧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亦有此句（1979: 136），此處借用。

趙挺之：這倒奇了，剛才勸你爹爹去的是你，這會求我救你爹爹的也是你。你既捨不得爹爹吃苦，就不該讓他去；你既讓他去了，又何必再來求我！

李清照：爹爹不去是不行的，公爹老人你不救也是不行的！

趙挺之：倒好笑，此話怎講？

李清照：老人哪！〈起立，唱〉爹爹他若不去，無以明此心；此心耿耿如日月，豈能讓，浮雲遮蔽邪氣侵？公爹你若不救，無以明天理；天理昭昭正天下，豈能容，奸佞小人亂綱紀？蘇東坡，新黨舊黨皆不是，爹爹他，更離黨爭千萬里；倘若是，爹爹他也遭牽連，豈不讓，天下衣冠人人自危，個個驚心，噤若寒蟬，戰戰兢兢，滿朝裡再無有直言的人。〈白〉到那時呵，丞相大人，你又何以治理天下呢？

趙挺之：此話有理，只是你教我如何救呢？

李清照：〈唱〉解鈐還須繫鈴人，你一封朝奏達天聽。願陛下，不分新黨與舊黨，無論元佑與熙寧，進忠良，黜邪佞，順民意，體國情，定能夠，天下大治海晏河清。

趙挺之：你這邪佞，自然指的老賊蔡京了。

李清照：正是。

趙挺之：只是他羽翼豐滿，炙手可熱。我目下勢力單薄，須等待時機，再兼收新法舊法，整治朝廷。

李清照：等不得也，公爹！〈唱〉老蔡京炙手可熱，滿朝中人人心寒。再加他屢挑邊釁，出關外征戰頻繁。若不快快息黨禍，怕只怕，遼、夏、女直起事端。到那時，內無能臣獻奇策，外無驍將挽狂瀾。縱有這承平日久國力厚，大廈一倒，再扶要難上難。

趙挺之：清照，出言無忌，放肆！

李清照：〈跪地，唱〉老公爹啊，不見前朝安史亂？下鬥機心上貪歡；百年功業如電掃，空留那，華清宮外夕陽殘。

趙挺之：呀，〈唱〉這丫頭見識勝鬚眉，有幾人能似她，鑒古知今，居安思危。〈白〉清照兒哪，多承你直言相諫，只是軍國大事，容我三思。爾等退下，你爹爹那裡，我自會照應。

李清照：公爹！

趙明誠：清照，走吧！

〈內喊：「聖旨到！趙挺之合家接旨！」大太監率眾上，趙挺之等跪接聖旨。〉

大太監：〈讀旨〉「著作佐郎兼禮部員外郎李格非抗旨不遵，特補入元佑奸黨，著即遞解回籍，交地方羈管，子女隨行。右相趙挺之放縱姻親李格非喧鬧朝廷，深負朕望，著閉門思過。伊媳李氏清照，即日隨父出京，不得有誤。欽此！」

趙挺之：敢問公公，李清照是趙家兒媳，按律不與母家同罪，怎麼也要遞解回籍？

大太監：聖上另有旨意，趙氏宗室，不得與元佑黨人聯姻！

趙挺之：下官雖姓趙，卻非宗室貴戚呀！

大太監：啊呀趙大人，卻又囉嗦！說你是不是也是，說你不是是也不是！未曾令你家休掉兒媳，已是大大的恩典了。聽咱家一句勸，還是快快接旨，不然連你的官兒也保不住！〈大太監擲旨于趙挺之手中，率眾下。〉

趙挺之：啊呀蔡京老賊，你下手好快也，好狠也，活活拆散我佳兒佳婦！也罷！清照兒哪，隨你爹爹回鄉，也好照應，成全你的孝心。明誠，好生打發你妻上路。為父即刻修表告退，也不做這官兒了！〈拭淚由家人扶下，泉兒攜遠兒從另一側下，台上只留李清照與趙

明誠。〉

李清照、趙明誠：〈唱〉啊，霎時間比翼鸞鳳，化作了牛女難逢。³⁷

李清照：〈唱〉從此後，我酒意詩情誰與共？淚融殘粉花鉢重。

趙明誠：〈唱〉從此後，我獨抱濃愁無好夢，夜闌猶剪燈花弄。³⁸

李清照：〈唱〉從此後，我枝上流鶯和淚聞，新啼痕間舊啼痕。

趙明誠：〈唱〉從此後，我無一語對芳樽，安排腸斷到黃昏。³⁹

幕後合唱：天上人間，關鎖千重，星橋雀駕，經年才見，想離情別恨
難窮。⁴⁰〈幕落〉

第三場 論詞⁴¹

時間：徽宗重和元年（1118）秋，重陽節後，清照三十五歲。

地點：青州（今山東益都）趙家舊居歸來堂。

人物：李清照、趙明誠、泉兒、李迄、綦崇禮、陸德夫。

幕後合唱：十餘年朝內朝外亂紛紛，奸臣擅政君王昏；十餘年慈父公
爹皆去世，李清照隨夫退隱返家園。返家園，居青州，歸來堂作藏
書樓。夫婦晨昏勤校讀，困窮憂患不知愁。

37 亦可作「化作了牽牛織女難相逢」，視唱腔定。

38 摘自李清照詞《蝶戀花》（王仲聞，1979：29）。

39 摘自李清照詞《鷓鴣天》（王仲聞，1979：94）。王仲聞列該詞為存疑之作。龍榆生《唐宋詞格律》係於秦觀名下（1978：29-30），當另有據，待查。此處用以渲染情境。

40 摘自李清照詞《行香子》（王仲聞，1979：41）。

41 此場史實據李清照《金石錄後序》及《詞論》（王仲聞，1979：194-201）。

〈幕啟，歸來堂，堂上方高掛趙挺之親書匾額，沿壁書櫥，高及屋梁。又有几案書架，設古器字畫。⁴² 堂上遠兒翻閱書籍，趙明誠、綦崇禮、陸德夫上。〉

趙明誠：綦表弟、陸賢弟，請呀！

綦崇禮：表兄請！

陸德夫：趙兄請！

李迄：迄兒拜見三位兄長！

綦崇禮：迄兒長大了，好一位翩翩佳公子！還似小時頑皮嗎？

趙明誠：迄兒早成大人了。自爹爹與岳父相繼去世，我仕途上起落不定，時常外出，家裡全靠迄兒陪伴他姊姊，每日跟姊姊讀書，眼看要考進士了。

李迄：綦家哥哥今春新科高中，正要向哥哥請教！

綦崇禮：慚愧慚愧！三十六歲才得登第。

趙明誠：這也難怪。表弟向以詩賦取勝。若不是哲宗紹聖元年罷了詩賦，專攻經書，表弟是早就中了！

綦崇禮：我如今經書上也是平常，應付考試罷了。迄兒還是應向你夫請教，《周易》、《左傳》之學，畢竟是趙家家傳。

陸德夫：綦兄有所不知，趙兄不但經史有成，近來詩詞亦大有可觀呢！

綦崇禮：哦？表兄新近復官，點了萊州太守，公務繁忙，又在修《金石錄》，竟還有閒情作詩填詞？

陸德夫：重陽節後，趙兄在州裡謝客三日，填詞五十闋，昨日交我賞鑒。其中一闋《醉花陰》，詠重陽，絕妙！

42書畫裝裱及古器形式須請教有關專家。

綦崇禮：念來聽聽！

陸德夫：〈吟唱〉「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銷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

李迄：〈插入，吟唱〉「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

〈陸德夫吟至一半愣住，任李迄獨吟。〉

綦崇禮：「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妙，妙！

陸德夫：迄兒兄弟，你姊夫才回來，他的詞你還未見，怎麼就會背了？

綦崇禮：迄兒和他姊夫，可算得「心有靈犀一點通」。

趙明誠：表弟莫要取笑。陸賢弟，跟你實說了罷！〈唱〉重九山妻寄小詞，黃花瘦影寫秋思。人云清照詞高妙，難道篇篇世無匹？故而我，廢寢忘食三天整，作就了新詞，魚龍混雜，交與賢弟別雄雌。

陸德夫：誰知你五十首，擋不住她三句啊。

綦崇禮：雄雌倒分清楚了，只是陰盛陽衰而已。

趙明誠：慚愧慚愧！

綦崇禮：我早說過，閨房內論文講學、作詩填詞，表兄是要吃虧的喲！只是我這嫂夫人，怎麼還不見出來？

李迄：姊姊聽說兩位哥哥要來，一早便在廚下忙碌。說好晚間擺酒，先在此烹茶待客。

綦崇禮：陸賢弟聽了，在歸來堂烹茶待客，這茶不是好飲的。

〈幕後李清照吟唱《鷓鴣天》：「暗淡輕黃體性柔，清疏跡遠只香留。何須淺碧輕紅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李迄：姊姊來了！

陸德夫：這詞牌是《鷓鴣天》。

綦崇禮：不錯，若詠桂花，絕妙！

〈李清照上，手提花籃，籃中桂花數枝，泉兒捧花瓶隨後。眾人起立迎接。〉

李清照：〈對趙明誠〉官人回來了？〈繼對綦、陸〉見過綦表弟、陸賢弟，請坐。〈從籃中取出花枝，對泉兒〉泉兒，將花瓶放在案上，將籃中桂花送至廚下，好做晚間的糕團點心。

泉兒：是，夫人。〈下〉

綦崇禮：表嫂，方才詠的可是首桂花詞？

李清照：正是。

綦崇禮：「自是花中第一流」，何等的有身分！那下半闋呢？

李清照：〈邊插花邊詠詞〉「梅定妒，菊應羞，畫欄開處冠中秋。驅人可煞無情思，何事當年不見收？」⁴³

陸德夫：這說得是。想當年屈原屈靈均作《離騷》，多載草木之名，不知何故，不曾收桂花。

趙明誠：想是版本不精，漏掉了幾行。

綦崇禮：表兄真是書呆子，哪能本本都漏了桂花！嫂夫人以為何故呢？

李清照：這個麼，總因為屈靈均是個男子的緣故。

眾：此話怎講？

李清照：〈唱〉君子遠庖廚，屈原不當爐。桂花雖細物，閨中豈可無？畫廊稱良伴，灶下佐糕酥。若非婦人輩，怎知此花殊？

綦崇禮：嫂夫人雖說玩笑，煞是有理。女子詠物，別具眼光，總有我等男子不到之處。

43 王仲聞，1979：47。

陸德夫：到底是易安居士，口氣宏大，連屈靈均都敢批評。

綦崇禮：屈靈均是古人，不至得罪於他。不見表嫂新作的《詞論》，
本朝前輩詞人個個點到！

趙明誠：正是！連祖師爺東坡先生也點到了。我說夫人哪，你膽子也
忒大了些喲！

李清照：豈不聞「當仁不讓於師」？東坡若有不到，也是可以說得
的！

眾：說得的？

李清照：說得的！

綦崇禮：如此，倒要請教東坡作詞的不到之處。

李清照：〈唱〉蘇東坡學際天人，作歌詞偶為遺興。大江東氣蓋千
古，楊花淚離人心境。只是他不協音律，詩與詞難分庭徑。

陸德夫：那王安石與曾鞏呢？

李清照：〈唱〉王介甫、曾子固，文如西漢氣渾樸。作歌詞，不可
讀；人若讀，笑痛腹。

陸德夫：這卻過分了。王介甫《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堪稱絕
唱！

李清照：《金陵懷古》是好的，僅此一首而已！

趙明誠：那秦觀秦少游與黃庭堅黃魯直呢，你又有何話可說？

李清照：〈唱〉少游主情致，魯直尚故實。一個是貧家美女少雍容，
一個是良玉有瑕價半值。

〈眾人皆欲爭辯，李迄插入。〉

李迄：依姊姊之見，何為好詞？

李清照：〈唱〉歌詞新創體，辭聲兩相因；詩文分平仄，歌詞分五
音；詩文言志向，歌詞訴衷心。逸致豐情描故實，精詞妙語諧瑤

琴；桂花獨立三秋外，別是一家樹翰林。⁴⁴

綦崇禮：有理呀是有理！這歌詞恰如桂花，上得廳堂，

李迄：下得廚房，

陸德夫：能歌能吟，

三人合：是雅俗共賞，哈哈，是雅俗共賞。

趙明誠：〈拉綦崇禮一旁〉都是你們慣壞了她，日後不知還會狂成什麼樣兒來！

〈泉兒捧茶具上〉

泉兒：夫人，茶烹好了。

李清照：如此，聽我吩咐。諸位請入座。泉兒，按老規矩，奉迄兒至書架前摸兩部書來！

〈泉兒放茶具在中央桌上。袖中抽出繡帕，掩住李迄雙目，牽至書架前，令其自轉數圈，然後李迄摸書。〉

陸德夫：這是什麼花頭？

綦崇禮：你一會便知。

〈李迄隨意在架上抽書兩函，泉兒隨即將帕解開。〉

李迄：兩部書是《莊子》和《世說新語》。〈遞書給泉兒。泉兒解開書函，將書冊插亂，排在桌後長几上，下場。〉

趙明誠：迄兒，敢莫是你作弊？這兩部書你姊姊倒背如流，一會兒猜書賭茶，難道又是次次罰我不成？

綦崇禮：我倒有個法兒，保管又有趣，又罰不到你。

趙明誠：什麼法兒，快快說來！

綦崇禮：〈唱〉《莊子》和《世說》，文人俱深知。輪流出題目，料

44 以上均據李清照《詞論》（王仲閑，1979：194-201）。

不費神思。我等若猜中，表嫂她，依書用典填新詞。〈白〉若是填得出，

趙明誠：填得好，

綦崇禮：我等輪流分茶。

李清照：若是填不出呢？

綦崇禮：那就委屈嫂夫人分茶奉客！

陸德夫：這個法兒好，又有趣，又能向易安居士討教！

李清照：這個……。

李迄：姐姐，難不倒你的喲！

李清照：如此，表弟先請！

綦崇禮：〈返身於几上隨意揀一冊書，唱〉鯤鵬生北溟，振翼徂南空；水擊三千里，雲穿九萬重。〈白〉此出何書？

眾：容易！〈唱〉《莊子》「逍遙」第一章，卷一、葉一、頭十行！

〈對李清照，白〉請詞！

李清照：諸位容易，我卻為難了。這鯤鵬展翅九萬里，最顯人生志向。我才說以詩言志，以詞訴情，如今要我以詞明志，豈不破例？

綦崇禮：偶一為之，未為不可。

李清照：也罷，前日一夢，暗合此景，待我作來——〈唱《漁家傲》〉「天接雲濤連曉霧，星河欲轉千帆舞。彷彿夢魂歸帝所，聞天語，殷勤問我歸何處。我報路長嗟日暮，學詩謾有驚人句。九萬里風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⁴⁵

眾：〈合唱〉「九萬里風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白〉好氣魄，好氣魄！

45 王仲闡（1979：6）。

〈綦崇禮以茶匙取茶湯分注盞中，自取一盞敬諸位，然後各人取一盞飲。〉

陸德夫：〈返身於几上隨意揀一冊書，唱〉東晉有王恭，思友出城東；清露晨流處，濯濯引新桐。

〈白〉此出何書？

眾：〈合唱〉《世說》「賞譽」第八章，卷中、七十一葉、第、第、第……

趙明誠：第二行！

陸德夫：對了！

李清照：這說著朋友之事，到也符合今日情境，不過是春景，與眼前秋景不合。

陸德夫：這又何妨？

李清照：如此聽了，〈唱《念奴嬌》〉「被冷香消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⁴⁶

陸德夫：〈唱〉「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白〉直以《世說》之語入詞，何等親切自然！

李清照：過獎了！

〈陸德夫分茶，眾飲。〉

李迄：〈返身於几上隨意揀一冊書，唱〉謝公冬日講文義，問兒女，白雪紛紛何所似？胡兒說：「灑鹽空中差可擬。」道蘊說：「未若柳絮因風起。」〈白〉此出何書？

眾：〈合唱〉《世說》「言語」第二章，卷上……

趙明誠：四十葉下、前六行！

46 王仲聞（1979：49）。

李迄：對了！

陸德夫：趙兄如此博聞強記，佩服佩服！

李迄：這都是平日屢戰屢敗、屢敗屢戰，讓姊姊逼出來的！〈趙明誠以扇柄擊李迄頭，李迄躲至李清照身後。〉

趙明誠：〈唱〉小迄兒你逢迎拍馬，比姊姊為詠絮奇才！

李迄：〈唱〉縱然是那道蘊再世，比才情她勝負難猜！

綦崇禮：此話不假！那謝道蘊只留下一行詩。要論古今才女，還是易安獨步！

陸德夫：對極對極！還是聽易安居士填詞要緊。

李清照：謝安寒雪與家人聯詩，今日我等家宴，討論文義，這典故倒也對景。〈唱《青玉案》〉「秋風蕭條何以度？明窗小酌，暗燈清話，最好流連處。相逢各自傷遲暮，猶把新詞誦奇句，鹽絮家風人所許。」⁴⁷

眾：〈合唱〉「秋風蕭條何以度？明窗小酌，暗燈清話，最好流連處。相逢各自傷遲暮，猶把新詞誦奇句，鹽絮家風人所許。」

〈李清照唱詞時，燈光轉暗，泉兒上場依次點亮燈燭。合唱時紗幕徐徐降下，幕後人物逐漸形成剪影，飲茶談論，主人送客。李清照單獨留下，理書上架，然後伏案書寫。趙明誠返回，與李清照對坐校書。〉

幕後合唱：苦讀晨昏又九載，夫妻勤勉如春蠶；青絲織就護文史，身老是鄉心也甘。

〈鼙鼓大作，火光四起。天幕上打出：「宋靖康二年（1127）春，金人入寇中原，破東京，虜徽、欽二帝北去。北宋亡。康王趙構即皇

47 王仲聞（1979：89）。

帝位，史稱高宗，開元南宋。」〉

〈燈光驟亮，李遠奔入。〉

李遠：姊夫，吏部急件，康王即位，封你為江寧知府，守衛江南，以防金兵大舉南侵。催你速速起程，趕至建康。⁴⁸

趙明誠：啊呀，苦也！我這滿樓書籍典藏，數十年心血，還有這部《金石錄》，尚未完稿，如何割捨得下？

李清照：官人，國事為重，你火速起程。遠兒，你隨姊夫去！東京破，青州難保。文物書籍，我來搬運，隨後趕到。

趙明誠：夫人，賢妻！只是苦了你也！

李清照：不必擔心，帶上書稿，去吧！〈將桌上書稿包好，交給趙明誠，李遠急扯趙明誠下。李清照指揮泉兒、僕從等搬運書籍，風雨中水陸兼程，與百姓一同逃亡。〉⁴⁹

幕後合唱：亂紛紛亂紛紛妻離子散，淒慘慘淒慘慘國破家亡，望家鄉望家鄉血光火海，瞻前路瞻前路山高水長。

李清照：〈唱〉蒼天哪，百姓苦，摧肝腸！〈兀立於風雨之中，幕落。〉

48據王仲聞《李清照集校注·李清照事跡編年》，宋欽宗靖康二年（1127）即高宗建炎元年春三月，趙明誠奔母喪南下金陵，夏五月康王趙構即皇帝位，秋八月趙明誠始知江寧府事（1979: 236-237）。此處以知江寧為明誠南下原因，以免拖沓。

49李清照於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秋載書十五車南下，過淮，渡江，於次年（1127）春至建康。次年正月金人始破青州（王仲聞，1979: 236-237）。此處假定清照南下時青州已破，以渲染氣氛。見上。

第四場 踏雪⁵⁰

時間：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二月初五甲寅，李清照四十六歲。

地點：建康（今南京）江寧府衙及衙後台城。

人物：李清照、趙明誠、綦崇禮、李謨、張汝舟、湯允恭、老家人、建康父老。

幕後合唱：李清照，運書不避風波險，千里尋夫到建康。北望王師收失地，誰知天子早渡江。

〈幕啟，江寧府簽押房。趙明誠、綦崇禮上。〉⁵¹

趙明誠：〈念〉書生太守坐江南，外患內憂百事難，天子行蹤無定所，日邊何處是長安？〈對綦崇禮，白〉表弟！

綦崇禮：表兄！

趙明誠：表弟新拜中書舍人，起草詔令，參與機密，可知朝廷到底什麼主意？

綦崇禮：表兄！金兵步步緊逼，朝廷節節敗退，前日揚州失守，皇上目下正往杭州方向退去。

趙明誠：宗澤元帥雖死，北方尚有李綱相公及四方勤王之師，怎會一

50此場史實，據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20：「建炎三年二月甲寅，御營統制官王亦將京軍駐江寧，謀為變，以夜縱火為信。江東轉運副使，直徽猷閣李謨覩知之，馳告守臣祕閣修撰趙明誠。時明誠已被命移湖州，弗聽。謨飭兵將率所部團民兵伏途巷中，柵其隘。夜半，天慶觀火，諸軍噪而出。亦至，不得入，遂斧南門而去。遲明，訪明誠，則與通判府事朝散郎毋丘絳、觀察推官湯允恭縫城宵遁矣。其後，絳、允恭皆抵罪。」（王仲聞，1979：241）此處開脫趙明誠，為免李清照過於難堪。其餘相關史實則依《宋史·高宗紀》與《續資治通鑑》。

51簽押房設置，請按傳統形制，越簡單越好。

潰至此？

綦崇禮：一言難盡！總是黨爭所致，嫂夫人不幸而言中。目下只好步步為營。我因表兄在此，故討旨助你守江。金兵孤軍深入，又不慣水戰，一時不致威脅建康，但仍須小心，謹防有變。

趙明誠：唉！如何防範？我是漫無頭緒。前日降旨，令我移知湖州，卻又不見人來接任。昨日降旨，令楊唯忠節制江南東路軍馬，屯兵江寧府，只是御營統制官王亦早已駐軍在此。我如今不知是走是留，是戰是守；是調遣楊部人馬，還是調遣王部人馬；是他們聽我調遣，還是我聽他們調遣。難，難！

〈老家人上〉

老家人：老爺，通判張汝舟張大人、觀察推官湯允恭湯大人求見！⁵²

趙明誠：快請！

老家人：知府大人有請兩位大人哪！

〈張汝舟、湯允恭上。老家人下。〉⁵³

張汝舟：學得文武藝，

湯允恭：貨與帝王家。

張汝舟：帝王今不見，

湯允恭：不知貨誰家！

張汝舟、湯允恭：見過知府大人！

趙明誠：兩位大人請了，這位是中書舍人綦崇禮，奉皇上命來此視察防務。

52 通判應為毋丘絳。此處為劇情需要，改為張汝舟。

53 湯以丑扮。又：此處張、湯為趙之僚屬，趙、綦及稍後上場的江東轉運副使（管理江東稅收）李謨約略平級。見面禮數，請參酌傳統程式。

張汝舟、湯允恭：見過綦大人！

綦崇禮：兩位大人請了！

趙明誠：兩位大人過府，有何見教？

張汝舟、湯允恭：聞得大人調任湖州太守，敢問何日起程，誰人接任？

趙明誠：確有旨意調下官知湖州，卻不知何日起程，何人接任。

張汝舟、湯允恭：那這江寧府中事務，如何料理？

趙明誠：還須兩位再協理數日。

〈老家人復上，後緊跟李謨。〉

老家人：報老爺，江東轉運副使李謨李大人求見！

趙明誠：李大人，何事慌張？

李謨：列位大人，可知那御營統制官王亦，陰謀譁變，今晚縱火為號，要強占建康城，獻與金兵！

趙明誠：啊呀，必是那廝怕楊惟忠爭他地盤，故而生事，卻不料他要投靠金兵。這便如何是好？

張汝舟：我與王將軍公務來往，從未聽說他與金人有甚瓜葛。李大人想是與他不睦，故有此猜測？

湯允恭：王、楊二位均為御前將軍，他二人爭執，自有皇上管他。李大人管稅收，與你何干？不要說你管不了，知府大人也是管他不了的。

張汝舟：知府大人即將離任，此事還是不管為好。

趙明誠：〈對湯允恭〉是管他不了？

湯允恭：是管他不了。

趙明誠：〈對張汝舟〉是不管為好？

張汝舟：是不管為好。

趙明誠：〈對李謨〉啊呀李大人，朝廷法度，太守下令，須通判聯署。他二人都說不管，下官也就無能為力了喲。也罷，諸位暫且回府，容我從長計議。〈起身送客〉

張汝舟、湯允恭：正是：各家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二人同下〉

綦崇禮：李年兄稍候，有事請教！

趙明誠：如此，表弟，我先去書房等你。〈下〉

綦崇禮：表兄請便。

〈二道幕關〉

李謨：綦年兄，你看你看，這群昏官！大禍臨頭，膽小怕事！國家不亡，實無天理！

綦崇禮：我這表兄，昏倒未必，只是個書呆子，調兵遣將，非他所長。也罷，我代天子巡視防務，有先斬後奏之權。那王亦現屯兵何處？

李謨：南門之外！

綦崇禮：這建康城中有無兵馬？

李謨：有一營府兵，加數百民兵，倒盡為忠慨報國之士！

綦崇禮：如此，你我即刻安置城內兵馬，緊閉城門，把守要道。楊將軍昨日已由鎮江開拔，火速派人送信給他，讓他趕來救援。

李謨：如此甚好，多謝年兄！〈二人同下〉

〈二道幕開，近景為台城城樓，樓下台城蜿蜒，伸向鍾山，城外為玄武湖，城內為雞鳴寺。雪後初霽，夕陽返照，湖光山色，紅梅含苞。李清照著大紅斗篷，偕泉兒上。〉

李清照：好景致也！〈唱〉散綺霞染醉了遍山瑞白，玲瓏雪裏住了繞湖春柔。台城柳猶牽連六朝舊夢，覆舟山早傾沒三國兜鍪。雞籠山

胭脂井痕漚紅淚，華林苑寒煙衰草凝綠愁。漫道那虎踞龍盤王氣在，空留下大江東去嘆風流。〈白〉唉，難道今日朝廷，要蹈六朝覆轍麼？

泉兒：夫人常愛踏雪尋詩。今日難得雪後初晴，恁般景致，正好作詩，如何只顧傷感起來？

李清照：泉兒，我有什麼心情踏雪尋詩喲！你看那玄武湖岸北，重重煙樹之後，是什麼所在？

泉兒：應是中原之地，只是看不清喲。

李清照：是啊，中原陸沉，正所謂「舉頭見日，不見長安」！〈唱《臨江仙》〉「北望中原路幾許？雲遮霧罩難行。柳梢梅萼漸分明。春歸秣陵樹，人客建康城。感月吟風多少事，如今異地飄零。尋詩無意思，踏雪沒心情。」⁵⁴

泉兒：夫人，老爺上城樓來了。

〈趙明誠上，後跟老家人。〉

李清照：官人，來此作甚？

趙明誠：夫人，我看天色向晚，你尚未歸，便尋來了。回去吧！

李清照：多謝官人，如此，回去吧！

泉兒：夫人，你看那邊火起，莫非金兵攻進城來了！

李清照：火起城南，金兵攻城須在北面。

趙明誠：啊呀不好，起火之處，像是南門外天慶觀，正是王亦駐地。那廝他真、真的起事了。

54 李清照《臨江仙》原詞為：「庭院深深深幾許？雲窗霧閣常扃。柳梢梅萼漸分明。春歸秣陵樹，人客建康城。感月吟風多少事，如今老去無成。試燈無意思，踏雪沒心情。」（王仲聞，1979：32-33）此處改寫以配合劇情。

李清照：怎麼回事？

趙明誠：夫人哪！〈唱〉適才李謨報急信，王亦他，要奪建康獻敵兵。我只道，李謨空口無憑據，誰知那，賊子居心叛朝廷。〈白〉這怎麼處，這怎麼處？

李清照：官人好糊塗！還愣在此地作甚？趕快回衙設法呀！

〈趙明誠等欲下，張汝舟、湯允恭急上。湯身背一捆繩索。〉

張汝舟、湯允恭：趙大人，原來是你！正好，快隨我等縋城逃走！

趙明誠：什麼什麼？你說什麼？

湯允恭：王亦攻城。他手下數千精兵猛將，我等不走，在此等死不成？

趙明誠：朝廷命官，怎可棄城逃走？

湯允恭：還朝廷命官！金兵到處，哪個官兒不臨陣脫逃？

張汝舟：趙大人，朝廷已調你去湖州，你奉命離任，誰能怪罪於你！

趙明誠：這個……。

李清照：官人不能走！

張汝舟、湯允恭：你是何人？

泉兒：夫人在此，不得無禮！

張汝舟：哦，原來是易安居士，失敬了！趙大人，想不到你堂堂男兒，受制於一個婦人！

湯允恭：張兄，還囉唆作甚？快走快走，強似死于亂兵之手！

〈二人下。綦崇禮上。〉

綦崇禮：表兄、表嫂，原來在此，教我好找！

趙明誠：正要回衙。王亦攻城，表弟聽說了？

綦崇禮：聽說了。李大人和我已作安排。緊閉各處城門，防守要道。

楊惟忠將軍亦將趕到，斷其後路。當務之急，是安定民心。

趙明誠：是呀！只怕民心驚擾，自相踐踏，徒至傷亡！

李清照：這台城在城北，出城後水陸交通便利，只怕百姓都要往這邊擁來。〈思索〉我倒有個主意。泉兒，你去取我的焦尾琴來，再帶上酒具。

泉兒：是，夫人！〈下〉

趙明誠：夫人你待作甚？

李清照：我要陪官人在這城樓之上飲酒彈琴。眾百姓見太守與夫人氣定神閒，料無大事，便會慢慢散去。

綦崇禮：這個主意妙極！只是萬一有個閃失，嫂夫人要首當其衝！

李清照：刀鋸斧鉞加於前，清照面不改色。表弟放心！

綦崇禮：嫂夫人，表兄，這台城就交給你二人了！我再往他處巡查！

〈下〉

〈泉兒與老家人復上，設酒宴，置琴，焚香。眾百姓從兩側擁上，扶老攜幼，奔走倉皇。〉

眾百姓：〈唱〉都說是金兵到了，都說是金兵到了，似禽獸奸淫燒殺，傷黎民四野哀號，急煎煎何處可逃？急煎煎何處可逃？

李清照：〈對老家人〉傳話下去，說太守與夫人趁此新月初齋，在城樓之上飲酒彈琴，與民同樂。

老家人：是，夫人！〈對城樓下〉眾百姓聽著：太守與夫人趁此新月初齋，在城樓之上，飲酒彈琴，與民同樂，不得喧嘩！

〈重複數次，百姓漸漸安靜下來，李清照調音理弦，可聞叮咚之聲。〉

百姓甲：咦，那邊廂兵荒馬亂，這邊廂其樂融融，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百姓乙：太守和夫人有此閒情逸致，想是不妨事了。我們還是回去吧！

老者：〈對身邊的小女孩〉囡囡，爺爺是跑不動了。扶爺爺坐下，聽聽夫人她彈些什麼。

百姓丙：對，我也聽聽。這夫人是有名的才女，難得有此耳福。

〈李清照奏琴，眾百姓駐足聆聽。〉

老者：呀，夫人彈的是《廣陵散》。

小女孩：爺爺，什麼是《廣陵散》？

老者：魏晉名士嵇康，負屈慘死，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便是此曲。〈唱〉但見她神定定奏樂，誰知她意懸懸憂思？賢夫人臨危鼓曲曲不亂，借琴聲安撫百姓鎮城池。

李清照：〈唱〉淡淡月魄兮皎皎雪魂，心事浩茫兮仰訴乾坤，社稷將危兮生民塗炭，皇室播遷兮大臣負恩，南渡衣冠兮偏少王導，北來消息兮獨欠劉琨，蒼天垂顧兮輔助賢士，拯我百姓兮免致沉淪。⁵⁵

眾：〈合唱〉蒼天垂顧兮輔助賢士，拯我百姓兮免致沉淪。

綦崇禮：〈上〉表兄、表嫂，好了好了，那王亦攻城不下，又見楊將軍斷了他後路，只得向西逃竄。〈對城下百姓〉諸位父老聽了：城圍已解，安心回去吧！

老者：今日若非夫人安定民心，混亂之中，不知要死傷多少百姓。謝夫人活命之恩！

眾百姓：謝夫人活命之恩！

〈李清照斂衽答謝〉

百姓甲：抗金報國，匹夫有責，我等助朝廷保衛建康，萬死不辭！

眾百姓：保衛建康，萬死不辭！

⁵⁵「兮」音「呵」。又，李清照原詩斷句「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王仲聞，1979：137-138），此處改為騷體琴曲。

綦崇禮、趙明誠：多謝！多謝！

李清照：表弟，官人，今日踏雪尋詩，一無所獲。此刻見民情激奮，倒有了一首。

綦崇禮、趙明誠：請賜教！

李清照：〈復坐下鼓琴，昂首唱〉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天幕上現出詩句〉

趙明誠：〈拭額上汗珠〉慚愧！慚愧！

眾：〈合唱〉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⁵⁶

〈幕落〉

第五場 別江⁵⁷

時間：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八月十八日。

地點：建康，江邊驛站。

人物：李清照、趙明誠、張汝舟、綦崇禮、老家人。

幕後合唱：亂世朝廷無定章，夫妻隨後苦流亡。才辭揚子遷湘贛，又奉皇宣返建康。清照稽留守典籍，明誠過闕朝君王。可憐酷暑奔馳急，一病纏身困夕陽。

〈幕啟，趙明誠纏綿病榻，老家人湯藥伺候。〉

老家人：老爺，請用藥。

56 李清照原詩（王仲聞，1979: 127-128）。

57 此場史實，據李清照《金石錄後序》。

趙明誠：夫人到了麼？

老家人：夫人暫居池陽，到建康水路三百里，哪有這麼快？

趙明誠：我來建康見皇上，好去湖州上任，未及上殿，便已病倒，怎麼是好？

老家人：老爺不要性急，安心養病要緊。

建康驛丞：〈上〉稟趙大人，張飛卿學士求見！

趙明誠：與張學士並不相熟，他來此作甚？也罷，請！

建康驛丞：趙大人有請張學士。〈張飛卿上，驛丞下〉

張飛卿：拜見趙大人！

趙明誠：張學士，久仰，學士過訪，有何見教？

張飛卿：久聞趙大人精于考古，學生近來得一玉壺，特呈請大人賞鑒。

趙明誠：這壺看似精美，實乃璣石，並非良玉，更非古制。

張飛卿：哦，如此說來，是上了當了！

建康驛丞：〈上〉稟趙大人，前江寧通判張汝舟求見。

趙明誠：二月王亦兵變，他棄城逃走，這會又來此作甚？

張汝舟：〈上〉我知趙大人不願見卑職，卑職只好來見大人了！

張飛卿：如此，學生告辭！〈捧起桌上玉壺，恭謹退出。〉

趙明誠：張學士，恕不遠送。〈對張汝舟〉張兄，有何見教？

張汝舟：一則麼，半年不見，聽說大人欠安，特來問候。

趙明誠：多謝，這二則呢？

張汝舟：二則麼，大人哪，〈唱〉悔不該繩城宵遁走倉皇，惹怒官家奪印章。來日面君商國事，盼大人，美言助我返朝堂。

趙明誠：咳，想那日呵！〈唱〉若不是綦兄李謨苦防守，若不是老妻冒死鎮城樓，建康早已落敵手，又怎得天子行宮建石頭？〈白〉你

還有臉提綯城之事？你不羞愧，我早愧死。〈翻身向床內〉

建康驛丞：趙大人臥病多日，飲食不進，張大人還是別處設法吧。

〈扯張汝舟出，張只得悻悻而退。〉

老家人：老爺請看，江面上有一快舟順流而下，站立船頭的，倒像是夫人模樣。

趙明誠：真是夫人麼，快，快扶我起來！〈掙扎至窗口向江心瞭望〉

李清照：〈內唱〉猛聽得夫君臥病金陵驛，急解舟日夜兼程下建康。

〈上，白〉官人，夫哇！〈與老家人扶趙明誠回榻上，接唱〉夫妻小別才數日，官人你一病至此實堪傷！〈白〉你心裡到底覺得怎樣？

趙明誠：心中焦急，問醫服藥，只是不見好，如今瘧疾之外，又添上痢疾。

李清照：都服了什麼藥來？〈檢視藥物〉呀，柴胡、黃芩，都是大寒，自然引發痢疾。官人你莫性急，待為妻斟酌藥方，與你好好調補就是。〈至案前寫藥方，唱〉臉強笑，連對病人說無妨；心暗驚，分明此病入膏肓。〈交藥方與老家人，接唱〉快去那雞鳴寺下濟生堂，轉危為安要靠此方！〈老家人下，李清照至病榻前為趙明誠餵水擦汗。〉

趙明誠：夫人，你看看，滿建康城，連個像樣的醫生也找不到！

李清照：天子六宮駐蹕在此，好醫好藥，當然是先送宮內！好在官人體質，為妻比外頭醫生，總要知道些。

趙明誠：有你在，我是不怕的了。只是你來建康，池陽那些書籍典藏，還有我的《金石錄》手稿，交給誰了呢？

李清照：有泉兒管著呢，你就放心吧。唉，要不是為守著這些東西，我上月隨你一同來，也不會病成這個樣子！

趙明誠：夫人哪！〈唱〉你知我聲色犬馬皆不好，只愛這書籍典藏似珍寶；你知我廢寢忘食不辭勞，一生心血化書稿。〈白〉我這三十卷書稿呵，〈接唱〉上自三代下五季，縱覽千年古金石；鐘鼎鬲盤辨款識，豐碑大碣詳事跡；去取褒貶是正謬，清除迷霧求真質；盼的是，上合聖人德與道，下為史氏訂誤失。

李清照：官人哪！〈唱〉你一片真情護古籍，愛惜書帙如頭目；你一片痴心修青史，憂患困窮志不屈。曾記得相國寺內勤搜求，解衣帽錢買文物；曾記得歸來堂校書到三更，整集題簽復完璧。實指望夫妻偕老坐書城，又誰知金兵毀我藏書屋。

趙明誠：〈唱〉可嘆我畢生收藏半成灰，只搶得十五車載過江淮；多承你孤身南下歷風險，才保住這文物精華錦繡堆。

李清照：〈唱〉莫悲嘆，莫心傷，江南也是讀書鄉。待你病癒赴任後，我和你湖州再建歸來堂。

趙明誠：多謝夫人！到時我要刻印《金石錄》，夫人你為我作序，把你我作學問的甘苦，都寫進去。

李清照：從古至今，還沒見妻子為丈夫作序的，倒要為你破例了。

趙明誠：你是古今第一才女，這個例，當然是你來破了！

李清照：好了，不用你來逢迎拍馬。這會喝了參湯，好好歇著吧。

趙明誠：你一到，我精神頓時好了許多，只想說話。

李清照：聽話，不要傷了元氣，睡吧！〈安撫趙明誠入睡，天色轉暗，李清照起身，點亮案上蠟燭，復坐在趙明誠榻前守候。〉

幕後合唱：人生難得是相知，患難夫妻情更切。但願蒼天從人願，保佑明誠過此劫。

〈慕崇禮匆匆上，連喚「表兄」，見狀收住腳步，輕喚「表嫂」。李清照聞喚，悄悄起身，移燭出戶，隨手帶上房門。〉

李清照：是綦家表弟，有急事麼？

綦崇禮：這是一封密奏，我剛從中書省抄出，你來看！〈將抄件交李清照，接過李手中蠟燭。〉

李清照：〈讀奏摺〉「劾趙明誠奏：前江寧知府、移知湖州知州趙明誠，玩忽職守，專務囤集，國難之中，政府播遷，乃以金玉奇貨自隨。前守江寧時，御營統制官王亦兵變，明誠一無防備，險釀大禍。近日又有通敵之事，將家藏玉壺重器，頒贈金人，以為金人秉承天命，入主中原之據，賣國求榮，罪不可赦！」這、這、從何說起？

綦崇禮：事情緊急，快向表兄問個明白吧！

李清照：可憐他病成這個樣子！不是要他的命？

綦崇禮：顧不得這許多了！通敵是死罪，朝廷動亂之中，殺人不求憑據。還是告訴明誠，好作防備。

趙明誠：夫人，你在和誰講話？

李清照：官人，綦家表弟來了。〈與綦崇禮入內，扶趙明誠坐起。〉

綦崇禮：表兄，我剛從朝中抄出這道奏摺。

李清照：官人，你看後不要慌張，先想對策！

〈趙明誠讀奏摺，「啊呀」大叫一聲，昏厥。李清照、綦崇禮呼喊，趙明誠漸漸蘇醒。〉

趙明誠：〈唱〉霎時間天昏地暗，這冤屈何處伸張？

李清照：官人，究竟是何人陷害於你？

趙明誠：定是那張汝舟！今日張飛卿學士將玉壺一尊，交我辨認。那壺看似精美古器，其實只是璣石贗品。張飛卿告辭時，正逢張汝舟，來托我向皇上求情，許他復官。是我將他斥走。定是他懷恨在心，調唆諫官，告我通敵。

綦崇禮：如此，表兄，你快寫一道奏摺，我好拿去向皇上辯解。只是

.....

趙明誠、李清照：只是什麼？

綦崇禮：玉壺之事，絕非空穴來風。

趙明誠、李清照：此話怎講？

綦崇禮：〈唱〉你趙家金石圖書甲天下，滿朝中早起覬覦心，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那，一壺一鼎抵萬金。

趙明誠：這便如何是好？

李清照：官人，表弟，如今是別無他法了！〈唱〉為保明誠清白身，須將那幾世收藏獻帝君！

綦崇禮：也只好如此了，表兄你看呢？

趙明誠：這如何使得，這如何使得，〈唱〉且不提趙氏家傳難輕棄，且不提夫妻藏弄歷艱辛，〈夾白〉單說前年夫人你運書南下呵，〈唱〉釵環輜重皆丟盡，彝鼎圖書歸然存，金山寺下逢兵亂，你懷抱宗器不離身，連艤渡江脫險境，總為你大義凜然動鬼神。〈白〉夫人，這是你用性命保下來的啊，我怎忍心割捨？

李清照：收藏本為著述，《金石錄》已大體修成，這些身外之物，捨了吧！

綦崇禮：表兄，捨了吧！

趙明誠：也罷，取紙筆來！〈邊寫邊念〉「維建炎三年八月乙丑，罪臣趙明誠力疾而書，再拜於吾皇闕下：臣世沐皇恩，雖肝腦塗地，不能報效萬一。所謂玉壺頒金一事，實乃匪人構陷，臣願將幾世收藏，投進內庭，以示忠悃，唯陛下明察。臣趙明誠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將奏摺雙手交付綦崇禮〉表弟，拜託了！〈唱〉這一紙奏斷送了我一世痴心！〈回首向壁，掩面揮綦崇禮令去。綦崇禮將

奏摺閱過，鄭重收好，向李清照略一致意，黯然離去，靜場。〉

趙明誠：〈唱〉意沉沉一時間心如止水，昏慘慘只覺得黃泉路近！

李清照：明誠！

趙明誠：〈回過身來〉清照，娘子，今日看你順江而下，你道我想起什麼來？

李清照：想起什麼？

趙明誠：想起我初訪有竹堂，你泛舟湖上。如今你容貌依舊，只是多了幾莖白髮啊。

李清照：明誠！

趙明誠：你把那《爭渡》一詞，再念一遍我聽，我也該睡了。

李清照：好的。〈攏趙明誠雙手輕唱，明誠亦斷續和之〉「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趙明誠停唱，手亦漸漸滑落。〉

李清照：明誠，明誠，啊，明誠啊！〈撫尸痛哭〉

幕後合唱：《行香子》「草際鳴蛩，驚落梧桐，正人間天上愁濃。江流孤月，沙冷哀鴻，縱夢魂來，夢魂去，難相逢。」⁵⁸〈轉調《孤雁兒》〉「小風疏雨蕭蕭地，又催下千行淚。吹簫人去玉樓空，腸斷與誰同倚？」⁵⁹〈女聲獨唱重複最後一句〉〈合唱聲中，老家人匆匆上，連叫：「夫人，夫人，藥配齊了！」見狀驚住，藥包散地，幕落。〉

⁵⁸ 李《行香子》原詞上闋為：「草際鳴蛩，驚落梧桐，正人間天上愁濃。雲階月地，關鎖千重，縱浮槎來，浮槎去，不相逢。」（王仲聞，1979：40-41）此處改寫以配合劇情。

⁵⁹ 摘自李詞《孤雁兒》（王仲聞，1979：42-43）。

第六場 投獄⁶⁰

時間：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秋八月下旬，李清照四十九歲。

地點：杭州，李清照、李遠臨時寓所。

人物：李清照、李遠、泉兒、張汝舟、二隨從。

幕後合唱：天子蒙塵走四方，易安載籍逐斜陽。才隨聖駕出東海，又見御舟返錢塘。輾轉流離千里遠，忍饑受凍數年長。忠心欲獻何處獻，病臥西湖秋露涼。

〈幕啟，杭州西湖邊一簡陋民居，台中為一竹榻，泉兒在榻旁煎藥，李遠上。〉

泉兒：遠兒少爺回來了！

李遠：回來了。姊姊怎樣了？

泉兒：服了藥，剛剛睡下。出使金營，給二聖送藥物，可曾找到人替你？

李遠：唉，兵荒馬亂，吉凶難料，誰願出這苦差？若不是為姊姊病重，我斷不會推諉於人，如今只好自己去了！

泉兒：何時動身？

李遠：即刻！⁶¹

⁶⁰此場敘述李清照被騙再嫁張汝舟及與張離異，基本史實據李清照《投翰林學士蔡崇禮啟》（王仲閏，1979：167-176）。唯李《啟》中有「友凶橫者十旬」（1979：167），則二人曾同居百日。為劇情緊湊計，劇中改為李發現張騙婚後立即拒絕。其他相應改變處下文將逐一作注說明。

⁶¹《宋史·高宗紀》：「紹興二年九月壬戌（初五）……遣潘致堯等為金國軍前

泉兒：這麼快！那夫人怎麼辦？

李迄：只好拜託你了。這裡有些銀兩，暫作家用。

泉兒：正好，你幫我看著夫人，還有爐上煎的藥。我去買些柴米藥物，即刻回來！

李迄：你快去快回！〈泉兒下。李迄至炭爐前濾藥、嘗藥，又往台邊向內，觀察李清照動靜，回身坐爐前，拭淚。張汝舟帶一隨從上。〉

張汝舟：請問這裡可是李迄李大人寓所？

李迄：正是。敢問閣下是……？

張汝舟：迄兒兄弟，一別三四年，不認識了？

李迄：哦，原來是張大人，久違了！我自離開建康，一直跟著皇上四處奔波，最近才得和姊姊團聚，姊夫那邊的人事都生疏了，幸勿見怪！

張汝舟：不怪不怪，彼此彼此！

李迄：張大人目下何處供職，來舍下有何公幹？

張汝舟：下官目下任監諸軍審計司，為皇上管理軍中財務。趙大人臨終上表，願將家中金石古器，獻納朝廷。無奈朝廷播遷不定，最近才稍稍安頓，故派下官來府上收理。這是官文書，賢弟台請過目。

李迄：如此好極！可憐家姊為獻這批古器，跟著皇上轉徙不定，三年來吃盡辛苦，熬煎成病。加上金兵追逐，盜賊搶掠，已所剩無幾，你再不取走，只怕什麼也剩不下了！只是家姊病勢沉重，我又有王

通問使，附茶藥金幣進兩宮。」（脫脫等，1995，卷 27, 2: 500）李迄時為欽局刪定官（見李《金石錄後序》，王仲聞，1979: 180），編輯皇帝詔書，當在趙構左右，易受差遣，故此處假設李迄隨使出行。

命在身。張大人是否過幾日再來？

張汝舟：這個自然！我也是聽說令姊有病，你又要出使金營，故而先來打個招呼。可否請在這文書之後寫上：「請待家姊略有康復，再行來取」，我好對上司交待？

李近：好的好的。我這一去不知何時返回，家中只有姊姊和貼身侍女，還煩張公照應。

張汝舟：這個自然，何消吩咐，下官告辭了！〈下〉

泉兒：〈上〉近兒少爺，我回來了！剛剛離去的那位官人是誰？

李近：是朝廷派來取圖書古器的。

泉兒：阿彌陀佛！總算來了！何時搬運？

李近：我讓他等姊姊好些再來。

泉兒：是，這樣妥當些。

李近：泉兒姊姊，出使任重，不能再耽擱，我也不驚動姊姊了。這頭和藥已經煎好，等下再煎二和。家中一切，拜託你了！〈下〉

泉兒：近兒少爺，一路小心！

〈李清照內喚泉兒，泉兒應聲下，扶李清照出。〉

李清照：〈唱〉《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節，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抵它，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至書案前填詞，接唱〉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泉兒：夫人，病中怎好如此傷感。還是等病好些再填詞吧。

李清照：教我如何不傷心呵！官人臨終，令我將收藏獻給朝廷，以表忠悃。如今他去世三年，心願未了，收藏倒損失大半，教我將來如何見官人於地下？

泉兒：這都是因為朝廷東躲西藏，沒個定處。好在今日朝廷已派人來過，和近兒少爺說了，等夫人好些就來取圖書古器。

李清照：這樣我就安心了。只是你近兒少爺呢？

泉兒：少爺麼，已奉朝廷之命，出使金營了。臨行怕你傷感，不敢驚動。

李清照：近兒啊，剛剛相聚，卻又分手，這一去不知何時才能回來！

泉兒：夫人……

張汝舟：〈帶二隨從上，扣門〉請問易安居士在麼？

泉兒：〈開門〉這位官人是……

張汝舟：我就是朝廷派來取物的呀，剛才來過。

泉兒：哦，難怪有幾分面熟，請進！夫人，這位便是朝廷派來的官人！

張汝舟：張汝舟拜見易安居士！

李清照：張汝舟！怎麼會是你？你當年棄城逃跑，怎麼又做起官來了？

張汝舟：夫人有所不知喲！〈唱〉我當年並未棄城逃，是往城外把救兵招，如今我復官回朝襄軍務，多承那聖明天子察秋毫！⁶²〈白〉如今彼此已成親眷，往事不提也罷！

62此處為張汝舟所設狡辯，有如下史實依據：宋室南渡之初，江南局勢混亂，有關官守行止，歷史記載常互有牴牾。如李清照《金石錄後序》謂其輾轉江南：「〔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到台，守已遁」（王仲聞，1979：180）。王仲聞《李清照集校注》引《宋史·高宗紀》，謂建炎四年（1130）正月丁卯台州守臣晁公為遁（1979：187），但又注曰：「台守已遁，或有訛傳。正月丙午，朝請郎知台州晁公為曾至章安鎮見趙構，或訛以為逃遁也。」（1979：246，所據資料不詳）則其時棄城逃遁官吏，極可能趁亂文過飾非。趙明誠等縋城宵遁，未受嚴譴，或因此故。

李清照：親眷？什麼親眷？

張汝舟：這兒兄弟沒有交待夫人麼？今日這兒兄弟親口許婚，將夫人許給下官為妻了！

李清照：一派胡言！這兒怎會如此糊塗！

張汝舟：夫人不信麼？這婚書須作不得假！你兄弟親筆寫定，等你好迎取，自己看去！

李清照：〈讀婚書〉「請待家姊略有康復，再行來取。」⁶³啊呀，果真是這兒親筆！這，這是怎麼一回事？

泉兒：夫人，少爺臨行，並未交待此事，其中必定有詐！

張汝舟：有詐？哈，〈奪回婚書〉這上面的府衙官印，也是我假造不成？好了好了，趁此吉日，夫人隨下官完婚去吧！〈上前拉扯李清照，李掙脫。〉⁶⁴

李清照：張汝舟！〈唱〉芝蘭蕕草不同室，濁水清流自分開。我素習義方明詩禮，豈能嫁你這無恥小人、驃儉下才！

張汝舟：哈哈，你不去也罷。下官有的是妖姬美妾，何在乎你這老婆子！

李清照：那你為何要假造婚書？

張汝舟：為的就是這丈夫的名分！來人哪，把屋裡的金石古器，盡行搬走！

63 「取」通「娶」，見《辭源》。

64 假造婚書一節，據李《啟》：「弟既可欺，持官文書來輒信。」（王仲聞，1979: 167）按《宋史·禮志》十八謂「品官婚禮……並如諸王以下婚」（脫脫等，1995，卷 115, 8: 2740），而「宗室婚姻……再嫁者委宗正司審核」（脫脫等，1995，卷 115, 8: 2739）。則品官女眷再婚，亦須經過有司審核。清照所謂「官文書」，當即此類。具體偽造過程，李《啟》未予詳述，為劇作者生發。

李清照：你不能搬，這都是要獻給朝廷的！

張汝舟：連你人都是我的！給不給朝廷，我說了算！搬！〈率兩隨從至內室搬取金石古器、珍本書籍，李清照與泉兒阻攔，遭毒打。李清照拚死抱住張汝舟手中的一部書稿不放。〉

李清照：這是我丈夫的《金石錄》書稿，你不能拿走！

張汝舟：我當什麼寶貝，還你吧！〈鬆手，趁勢一腳，將李端倒在地。〉

李清照：強盜，禽獸！我要到臨安府告你！

張汝舟：告我？〈唱〉你可知大宋刑法不容情，狀告親夫兩年刑！⁶⁵只怕你官司未打定，魂靈早赴閻羅廷！哈哈！〈揚長而去，隨從跟下。〉

泉兒：夫人，原來那廝便是張汝舟！只恨當年台城上未曾看清他的模樣。不然告訴少爺，也好有個防備！

李清照：防不勝防！他知道近兒忠厚，才設計行騙的！

泉兒：他又是怎樣騙得少爺手跡的呢？

李清照：想必是近兒讓他來取金石文物，並非來取人。給那廝移花接木，移到婚書上。

泉兒：好毒辣，虧他想得出！

李清照：此人行騙，非止一日！只是如今他婚書在手，不告誰知婚書是假？若告便須坐牢！

泉兒：這刑法也太不公了喲！夫人怎麼辦？

李清照：容我先想一想。〈泉兒扶李清照在榻上躺下，輕輕退下。〉

65 王仲闡《李清照集校注》據《宋史·刑法志》，謂：「清照告汝舟，以妻告夫，張汝舟得以自首論。而清照自身，則依《紹興敕令格式》，或應處徒二年以上刑。」（1979：252）

李清照：〈唱〉可憐我弱質怎當他屠夫拳，孤苦無告有誰憐？〈夾白〉我若不告他呵，〈唱〉怎忍得幾代收藏落賊手，平生志向化青煙？辱沒了清白名，辜負了夫妻恩！〈白〉我要告，要告呀！〈掙扎起身，至案前寫狀〉「茲有趙門李氏清照，狀告監諸軍審計司張汝舟，欺君罔上，有三大罪。其一，妄增舉數，謊報資歷，騙取功名；其二，為江寧通判時，置百姓安危於不顧，縋城宵遁，逃離職守，負國負君；其三，借職務之便，偽造婚書，強取民婦，將民婦獻納朝廷金石古器，據為己有。伏乞有司明察，為國除奸，為民除害！」⁶⁶哎呀且住！我若告他呵，〈唱〉怎禁得繅緒之辱數長載，黑牢沉溺暗無邊？

〈出現幻覺幻聽：衙役登場，宣「知府大人升堂」，知府出場，竟是湯允恭！傳訊李清照，李清照頭頂狀紙，與張汝舟對簿公庭。〉

李清照：〈唱〉戰兢兢戰兢兢大堂跪定，與那廝與那廝對簿公庭。他、他、他，他那裡打通關節，狼狽為奸；我、我、我，我這裡陷身絕境，孤苦無援。好教我有口難言，好教我有口難言！

〈湯允恭接過狀紙，交張汝舟，張撕碎狀紙，湯令衙役拷掠李清照。〉

李清照：〈唱〉關桎梏，衣囚衣，暴肌膚，受榜棰，見獄吏，頭搶地，視徒隸，魂魄飛。敗德敗名，何以見中朝士？責全責智，已難逃萬世譏。誰替我伸冤解危？誰替我伸冤解危？

〈趙明誠從台左出現，悲苦難助，李清照口喊「明誠」，撲向前去，

⁶⁶此三款罪行，僅第一款為史實，詳見王仲聞《李清照集校注》（1979: 251-252, 310-321）；第三款據李《啟》衍發，第二款為劇作者杜撰，參閱第四場有關說明。

明誠消失。趙挺之從台右出現，搖頭嘆息，李清照口喊「公爹」，撲向前去，挺之消失。李格非從台中後方出現，湯、張等隱沒不見。〉

李清照：爹爹，啊爹爹，你快教女兒如何是好！

李格非：清照，兒哪！〈唱〉身辱不為辱，最苦是心辱。身囚不為囚，最怕是心囚。不見當年司馬遷，執詞仗義受牽連。身拘蠶室忍奇辱，胸攬古今修史篇。述往思來天下勢，垂文抒憤一家言。逞雄漢武今何在？《史記》光華照萬年！

李清照：爹爹，孩兒明白了！〈唱〉爹爹你曾因黨禍受辱蒙冤，爹爹你寧遭監禁不背師恩。你忠心報國無畏懼，痛斥昏君與權奸。到頭來，奸佞昏君名俱裂，黨人碑上姓長存。

李格非：兒哪！〈唱〉守著你光明志，磊落心，又何懼陷身囹圄黑沉沉！你陳實況，誓無欺，怕什麼，千人恥笑萬人譏！

李清照：爹爹，孩兒受教！

〈李格非消失，李清照抬頭，茫然四顧，案上燈燭搖曳，狀紙猶在。〉

李清照：〈唱〉原來是夢魂恍惚渺難尋。老爹爹夢中教誨語諄諄：冰蠶火鼠不同好，尺鶲高鵬異升沉；寧坐黑牢聽笑罵，不容凶橫進毫分。此身縱使污塵土，塵土難污我日月心！〈白〉泉兒哪裡？〈泉兒應聲上〉我意已決，天明上告。你帶上官人的《金石錄》，即刻動身，尋訪綦家表弟，求他將書稿奏上朝廷，頒布天下！

泉兒：夫人，為什麼這樣急？等找到綦家表少爺，再告不遲！

李清照：等不及了！表弟遠在福建賑濟饑民，⁶⁷待他回來，我怕早被

67 《宋史·高宗紀》記紹興二年八月戊戌「振福建饑民」（脫脫等，1995，卷 27，2：500），此處假設綦崇禮被派此任。

那廝折磨死了。趁我還有一口氣，越過臨安府，告上廷尉，好歹有個紀錄在案！

〈向泉兒跪下，鄭重托付書稿，唱〉拜上了賢姊妹生死至交，伴書稿如伴我苦讀晨宵。待得那《金石錄》遍傳天下，一部書置墳頭祭我荒郊。

泉兒：夫人！〈清照跪下時亦跪下，唱〉勸夫人休得要過於煩惱，此一去不避它水遠山高；求綦爺奏聖上辨明冤屈，撥雲霧見青天救你出牢！〈背負書稿，拜別清照，下。〉

〈樵樓五鼓，伴和幕後音「升堂——」、「傳李氏清照——」，反復回旋。清照拔下頭上荊釵，披下一縷青絲，手執狀紙，緩緩走向台前，幕落。〉

第七場 聽語

時間：開幕時為宋高宗紹興三年（1133）元宵佳節，李清照五十歲。

其後跨越至二十一世紀初。

地點：開幕時為杭州李清照、李迄寓所，其後為南京台城舊址。

人物：李清照、李迄、綦崇禮、泉兒；清末女詩人薛紹徽及其女陳芸；三十年代中葉金陵大學國學研究班女生數人；二十一世紀初南京大學中文系女生李小安。

幕後合唱：熬盡殘冬又一年，元宵佳節融和天。多承那綦家表弟著援手，李清照脫身牢獄再見江山！

〈幕啟，杭州西湖邊李清照、李迄寓所，翠竹環繞，紅梅初放，屋後湖濱，垂柳輕柔。靠後稍高處為李清照書齋小閣，泉兒正在打掃整

理。李遠行裝，與綦崇禮同上。〉

綦崇禮：近兒賢弟，請呀！〈唱〉總算是天地陰靈皆散盡，你平安出使返杭城！⁶⁸〈白〉這便是你姊弟二人的新寓所，可惜簡陋些！

李遠：兄長，說哪裡話來！〈唱〉多承你十里長亭親接迎，多承你西湖贈屋作居停，多承你救援姊姊出牢獄，這鴻恩大德，我姊弟終身難忘情。

泉兒：遠兒少爺，你可回來了！〈對綦〉多謝學士大人出城親迎，辛苦了！

綦崇禮：不謝不謝！喏，要論恩德，泉兒才是救你姊姊的大功臣呢！〈唱〉全虧她越嶺翻山報急信，我才得及時回返平冤情！

李遠：多謝泉兒姊姊！

泉兒：少爺，折殺泉兒了！

李遠：怎麼不見姊姊？

泉兒：今日元宵佳節，夫人正在廚下忙碌，作少爺最愛吃的桂花元宵。我這就去請！夫人，夫人，少爺回來了！〈下〉

李清照：〈與泉兒同上〉遠兒，遠兒！

李遠：姊姊！〈跪下〉你吃苦了！〈唱〉怪只怪遠兒太輕信，害姊姊無辜入牢門！

李清照：遠兒，這如何怪得你喲！〈唱〉恨只恨賊子太心狠，欺負你志誠君子人！

李遠：只是不知那張汝舟作何處置？

⁶⁸其時出使金營，來回約需半年。《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記紹興三年尚書吏部侍郎韓肖胄充大金軍前奉表通問使，「六月丁亥入辭，十一月使還」（王仲聞 1979: 254）。

綦崇禮：此人麼，〈唱〉正值朝廷整綱紀，除名發配柳州城。

李近：這也是他罪有應得！

綦崇禮：嫂夫人，還有一件喜事！〈唱〉《金石錄》奏上滿朝誇，考證精良稱大家。朝廷派我主刻印，頒行傳布到天涯。⁶⁹

李清照：〈喜極而泣〉太好了，明誠可以瞑目了！

綦崇禮：〈唱〉更有那易安《後序》文筆高，寫盡了夫妻治學歷辛勞。只可惜無情亂世摧書屋，徒使英雄淚沾袍。⁷⁰

李清照：唉！〈唱〉悲歡聚散人間事，得失盈虛理之常。幸而有《金石錄》完他遺志，我亦有《漱玉集》陪伴夕陽。

綦崇禮：怎麼，表嫂已將大作整理成集，叫做《漱玉集》了？

泉兒：可不是嗎，病還未好清，就忙開了。等等，你們看，這是第一卷！

李近：〈接過書冊〉呀，開卷便是《如夢令·爭渡》，是姊姊教我的第一首詞！

泉兒：記得少爺小時淘氣，老背成「爭渡，爭渡，驚起一灘癩頭咗」。

李近：如今想來，我所言不差也，姊姊！〈唱〉你一生特立獨行不從流俗，你一生坦誠正直嫉惡如讎，驚動了醜類們惡言相詆，你總是

69清照表上《金石錄》在紹興中，何年不詳。王仲闡《李清照集校注》引朱熹《家藏石刻序》（撰於紹興二十六年（1156）八月二十二日）為引用《金石錄》最早之記載，據此考證《金石錄》板行於世當在此時或之前（1979: 266）。此處為劇情緊湊，將時間提早。

70李清照《金石錄後序》所署作序年月各本《金石錄》俱作「紹興二年，玄黓歲，壯月朔甲寅」，即 1132 年陰歷八月初一。王仲闡《李清照集校注》謂此為傳寫之誤，並考作序年月應為紹興四年八月（1979: 256–258）。此處為劇情緊湊，仍按各本所署年月不變。

戰激流從不低頭！

泉兒：夫人剛剛作了一篇文章，指斥朝廷只退不戰，只怕又要驚動一批癩頭咾了！

綦崇禮、李迄：哦，是什麼文章？

李清照：《打馬賦》。打馬博奕雖閨中雅戲，其中攻守之勢，與戰事相通，故而我在收尾處借題發揮，批評時局。

綦崇禮、李迄：願聞其詳。

李清照：〈唱〉淝上敵軍舉棋破，佛狸定見卯年死。

綦崇禮：好！再過一年便是卯年，金寇死期不遠了！⁷¹

李清照：〈接唱〉貴賤紛紛尚流徙，時危安得真致此？

李迄：是呀，朝廷節節南逃，一日蹙地千里，當真時局不可為麼？

李清照：〈接唱〉木蘭橫戈好女子，老矣誰能志千里？但願相將過淮水！⁷²

綦崇禮：嫂夫人有此壯志，打過淮水，收復中原，何況我輩！泉兒取原稿來。我要即刻傳抄，鼓勵士氣！

泉兒：學士大人，原稿在此！

綦崇禮：歷經劫難，又逢佳節，就請嫂夫人過府，和親眷們相聚一堂，如何？

71 《打馬賦》實作於紹興四年甲寅，清照預言次年乙卯金兵敗退（王仲聞，1979: 158）。此處將賦作時間提前至紹興三年，以符合劇情需要。

72 《打馬賦》原作結尾：「別墅未輸，已破淮、淝之賊。…… 詞曰：佛狸定見卯年死！貴賤紛紛尚流徙，時危安得真致此？滿眼驛驘雜驛驛，老矣誰能志千里？但願相將過淮水！」王仲聞注：「『老矣誰能志千里』，《癸巳類稿·圖譜》原賦上有『木蘭橫戈好女子』一句，為他本所無，未知何據。」（1979: 151）此處用之以壯人物氣勢。

李清照：多承表弟美意。就讓遠兒代我多飲幾盅吧。

綦崇禮：恭敬不如從命，遠兒賢弟，隨我來呀！

李遠：兄長請！〈二人同唱：老矣誰能志千里？但願相將過淮水！下。〉

李清照：〈目送二人離去，回首環顧，若有所失，唱《永遇樂》〉落日鎔金，暮雲合璧，人在何處，人在何處？

泉兒：夫人怎麼了？

李清照：一時恍惚，不知身在杭州，還是汴州，〈接唱〉染柳煙濃，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元宵佳節，融和天氣，次第豈無風雨。

泉兒：是呀，朝廷偏安，金兵騷擾連連，真是風雨不止啊。

李清照：〈接唱〉來相召，香車寶馬，謝他酒朋詩侶。

泉兒：難怪夫人無心會客訪友！想當年在老家啊，〈接唱〉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鋪翠冠兒，撚金雪柳，簇帶爭濟楚。

李清照：〈接唱〉如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白〉泉兒，還是你我老姊妹，燈下作針線、寫文章吧！〈接唱〉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

〈李清照至書案前坐下書寫，泉兒緩緩放下竹簾，一旁陪坐刺繡，舞台轉暗，只餘案上燈燭。〉

幕後合唱：聽人笑語，聽人笑語，聽過了多少春秋，伴和著幾度風雨？坎坷生平，才女名氣，贏聲聲讚嘆尊崇，惹種種閒言非議；誰知我心意？誰知我心意？

〈舞台轉亮，背景換為南京台城舊址。盛春時節，玄武湖畔，妃紫嫣紅，楊柳垂岸。南京大學中文系女生李小安上。〉

李小安：〈唱〉新世紀，新新人，文化傳承重任在身。〈白〉我，李

小安，南京大學中文系應屆畢業生，論文題目選了李清照，這幾日在書齋苦思冥想。指導教授說，「你何不去台城走走，體會一下當年易安居士踏雪尋詩的心情？」有理呀是有理！〈接唱〉沿著易安足跡走，走入歷史走入她心神！〈白〉來此便是台城，這般好景致，倒像是從《漱玉詞》裡抄出來的！〈唱〉寵柳嬌花寒食近，清露晨流新桐引。⁷³ 細風吹雨弄輕柔，梨花欲謝恐難禁。⁷⁴ 〈白〉李清照詞，「以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⁷⁵，如此「曲折盡人意」⁷⁶，也只有我等女才子才讀得出。有了，我何不看看歷代女詞人是怎樣理解她的？這裡正有幾份資料。〈檢索資料〉這一篇《李清照論》，作者是戊戌女詞人薛紹徽；這幾本詞集詞論，都和李清照有關，作者……哎呀太好了！作者都是上一世紀三十年代金陵大學的女研究生，我的前輩學長！今日我李小安，要和前代女才子們，作一次精神交流！〈唱〉立古城，跨時空，任思緒奔騰，我敲打歷史的門扉，我呼喚文化的精靈：薛紹徽，金大校友，李清照！〈回聲重複李小安呼喚〉

〈薛紹徽率女陳芸出現於舞台左側，薛三十三歲，手持線裝《漱玉詞》，陳十四、五歲，手持維新報刊《時務報》。金大校友數人出現於舞台右側，約二十四、五歲，手持各種版本《漱玉詞》或《李清照集》。泉兒緩緩捲起竹簾，與李清照出現在小閣上。〉

眾：〈合唱〉李小安，李小安，你為何呼喚，驚醒了歷史的睡夢沉酣？
李小安：〈唱〉告訴我，告訴我，你們如何閱讀李易安？你們如何理

73 摘自李清照詞《念奴嬌》（王仲闇，1979：49）。

74 摘自李清照詞《浣溪紗》（王仲闇，1979：15）。

75 清·彭孫遹《金粟詞話》，1。（《叢書集成新編》本）

76 宋·王灼《碧雞漫志》卷2：8上。（《叢書集成新編》本）

解李易安？你們如何評價李易安？

眾：〈合唱〉趙宋詞女，李氏名家；《漱玉詞》集，文苑奇葩。

薛紹徽：〈唱〉戊戌婦女尊敬她，是因她愛國熱忱忠孝天性，不愧為賢媛楷模女界光華！

金大女生：〈唱〉現代女性仰慕她，是因她豪情慷慨柔情摯切，家國痛別離愁聲入胡笳。

〈李清照與泉兒凝神傾聽，輕聲唱：「卻原來千古之下有知音，詞女能解詞女心。」〉

陳芸：母親，只是……

薛紹徽：只是什麼？

眾：〈合唱〉只是什麼？

陳芸：維新士大夫們另有議論，〈唱〉維新之議遍神州，女學創興呼聲烈。〈白〉請看這篇「論女學」的文章，〈接唱〉變法群雄齊叮囑，詩詞浮浪不可學；不可學，李清照，批風抹月；拈花草，傷春情，以才累節！

眾：〈合唱〉卻為何，變法領袖，會重彈，無才為德？

李清照：〈唱〉卻為何，千載之下，仍說我，敗名敗德？

薛紹徽：詩詞不可學，學什麼呢？

陳芸：這文章又說，〈唱〉中國所以貧且弱，婦人無業不求學，惰逸待哺靠男人，國難當頭不知覺！因此上，學蠶桑，學紡績，學成求職好立腳。

眾：〈合唱〉自古男耕與女織，蠶桑紡績無暇日，怎說女人若游民，惰逸待哺害家國？

李小安：〈對觀眾〉這不是「女禍亡國」論的翻版麼？

薛紹徽：戊戌士大夫倡議女學，雖是好意，男人家哪知道女兒心願！

〈唱〉女學堂應造女英才，家事國事一肩抬！紡績營生為實用，詩文立本治情懷。李易安，厲節清操映日月，高詞烈采挾風雷，通才博識竹林風範，《漱玉詞》堪稱好教材！

眾：對！〈合唱〉通才博識竹林風範，《漱玉詞》堪稱好教材！

陳芸：只是為何士大夫們說她「以才累節」？

薛紹徽：〈唱〉只為她高才高德惹猜忌，只為她直性直言忤權奸，人傑鬼雄勵忠蠹，吳江易水詆偏安。奸邪因此惱成怒，誣她失節嫁新歡。〈白〉我要作文為她辯護，登在我們自己辦的《女學報》上！〈從懷中取出《女學報》第一期，接唱〉⁷⁷ 豈能容無根語毀謗嬌閨，奮筆墨昭雪她千古奇冤！

李小安：〈對觀眾展示《女學報》第十二期〉就是這篇《李清照論》了。⁷⁸ 只是，紹徽大姊！〈唱〉清照再婚與離異，班班史實有依據。

薛紹徽：〈唱〉寡婦再醮閨中恥，清照難為此等事！

金大女生甲：〈唱〉自古寡婦可再嫁，不聞聖賢有非議。

金大女生乙：〈唱〉王安石喪兒嫁寡媳，陸游前妻亦再適！

金大女生丙：〈唱〉明清理學重守節，後世寡婦才殉死！

薛紹徽：〈唱〉別人守寡可重嫁，清照與人難並提。林下賢媛閨閣秀，應當是十全十美無瑕疵！

77 《女學報》為戊戌婦女創辦之最早中國婦女刊物，共 12 期，宣紙石印，每期八開四大張。第一期出版於 1898 年 7 月 24 日，紅色套印，首頁有全部主筆姓名，均為女士，薛紹徽居首。最後一期應出版於同年 10 月 29 日左右。劇作者僅見到 1 至 8 期，存無錫圖書館古籍部。

78 薛紹徽《李清照論》實為《李清照朱淑真論》，收入薛氏《黛韻樓遺集·文集》（1914：卷下：23 下-25 上）。據《文集》序言，薛氏文章，多曾見諸報端。此處假設《李論》發表於《女學報》第 12 期。

李小安：〈對觀眾〉哈，我就知道這些女才子的毛病，總是把自己的理想，投射到偶像身上！紹徽大姊！〈唱〉全與不全，見仁還見智；美與不美，標準有歧義。〈指手中的《漱玉詞》，白〉我們還是尊重歷史，在這個基礎上，我倒更想問問李清照，〈唱〉為什麼，明知離異要坐牢，不惜坐牢求離異！

〈眾查書，互相討論，李清照在閣中回答，眾人目光從書本慢慢移向李。〉

李清照：〈唱〉我投獄非為恥再嫁，為的是，高鵬尺鷺難共棲；為的是，蘭室不容惡臭居；為的是，良民不受凶橫欺！〈薛紹徽領首。〉

眾：〈合唱〉這才是高風亮節李清照，為護尊嚴作苦囚，傲岸精神冰雪質，生逢濁世立清流！

李小安：〈對金大女生，唱〉金大校友，你們如何評價李易安？

金大女生：〈合唱〉戊戌賢媛義慕風節，現代女性情繫山河。清照愛民愛家國，真情一片譜悲歌。

李清照：〈唱〉譜悲歌，譜悲歌，「憂愁更比月明多」⁷⁹。「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⁸⁰

眾：〈合唱〉這才是憂國憂民李清照，愁懷深似楚江秋。激揚後世多情女，國恨民冤掛心頭。

金大女生甲：〈唱《浣溪紗》〉「芳草年年記勝游，江山依舊豁吟眸，鼓鼙聲裏思悠悠。三月鶯花誰作賦？一天風絮獨登樓，有斜陽

79據李《失題》詩殘句「聞愁也似月明多」（王仲聞，1979：145）改寫。

80摘自李詞《武陵春》（王仲聞，1979：61）。此場中歷代女詞人與李清照的交流，理性上是通過閱讀進行，而表演過程中李清照現身小閣書齋，如何由書及人，請導演把握分寸。

處有春愁。」⁸¹

金大女生：〈合唱〉鼓鼙聲裡思悠悠，有斜陽處有春愁。

李小安：〈與金大女生合唱同時，對觀眾〉我知道這首詞，作於日寇侵華之時，和李易安的愛國詞風，真是一脈相承！

眾：〈合唱〉李小安，李小安，你如何評價李易安？

李小安：我麼？〈唱〉新世紀，新新人，新新人類新精神！女性主義呼聲急，女人人格要獨立！李清照直言有見解，爭取女權數第一。

〈眾首肯，小安接唱〉更羨她獻身文史不要子女，專心事業竭盡全力！〈眾面面相覷〉

李清照：〈唱〉我被疏無嗣你可知？作女人誰不愛繞膝嬌兒！「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⁸²

李小安：〈對觀眾〉難道我也犯了女才子的通病，把自己的理想，投射到偶像身上！

眾：〈對李清照，合唱〉你莫悲哀，莫憂愁，你的後代遍神州。詩文為子詞為女，桃李春風天盡頭。

眾：〈對觀眾，合唱〉這才是良師慈母李清照，一卷詞催化了桃李千秋，一顆心維繫著文化家國，一枝筆點染了大地春柔。

〈幕落，全劇終。〉

2002 年元月初作，2003 年 5 月修改，於休城榭聊齋

81 引自沈祖棻《涉江詞》（1980：3）。

82 摘自李詞《鳳凰台上憶吹簫》（王仲聞，1979：20）。李清照「被疏無嗣」之悲，參閱陳祖美《李清照評傳》及〈對李清照身世的再認識（之二）——在經歷喪夫之痛之後〉。此說尚待史料佐證，但仍不失為解釋李氏無子的合理推測。此處借用，目的是強調中國婦女對於長育子女後代的重視，排除女性主義可能招致的誤解。

◎作者簡介

錢南秀，萊斯大學亞洲研究系中國文學副教授。專攻中國古典文學。主要著作有《世說新語及其仿作研究》(*Spirit and Self in Medieval China: The Shih-shuo hsin-yü and Its Legacy*.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等及中英文論文多篇。亦有文學創作發表。散文〈蟲蟲蟲蟲飛飛〉曾獲《中央日報》第九屆文學獎散文一等獎（1997年元月）。目前正在撰寫有關戊戌女作家薛紹徽的專著，擬以薛氏及其家族在戊戌時期所起作用為中心，重思戊戌對於中國近現代文化與社會變遷的深遠影響。

〈聯絡方式〉

Add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Asian Studies/Linguistics—MS 23

Rice University

Houston, TX 77251-1892

U. S. A.

Tel : (H)713-794-0603

(O)713-348-5945

Fax : 713-348-4718

E-mail : nanxiuq@rice.edu

參考文獻

- 于中航編著(1995)《李清照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女學報》(1898 年 7 月)，主筆薛紹徽等，共 12 期，7 月至 10 月。
- 王力(1977)《詩詞格律》。北京：中華書局。
- 王仲聞校注(1979)《李清照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宋・王灼(1986)《碧雞漫志》，《叢書集成新編》本，全 120 冊，台北：新文豐。
- 宋・李格非(1986)《洛陽名園記》，明・陶宗頤編《說郛》(全 12 冊)，卷 26，5:4 上-11 下。北京：中國書店。(影印涵芬樓 1927 年版)
- 沈祖棻(1980)《宋詞賞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沈祖棻(1982)《涉江詞》。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清・何文煥編(1980)《歷代詩話》，全二冊，北京：中華書局。
- 宋・林洪(1986)《山家清供》。《叢書集成新編》本。台北：新文豐。
- 胡文楷(1985)《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宋・晁補之(1989)〈有竹堂記〉，《雜肋集》(《四部叢刊》本)，卷 30，4 上-6 上。
上海：上海書店。(影印上海商務印書館 1929 年版)
- 梁啟超(1897a 年 4 月 12 日)〈論女學〉，《時務報》，23:1 上-4 上。
- 梁啟超(1897b 年 5 月 2 日)〈論女學〉，《時務報》，25:1 上-2 下。
- 清・彭孫遹(1986)《金粟詞話》，《叢書集成新編》本，台北：新文豐。
- 清・畢沅編著(1994)《續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
- 元・脫脫等(1995)《宋史》。北京：中華書局。
- 陳芸(1914)〈小黛軒論詩・序〉，《陳孝女遺集》，附其母薛紹徽《黛韻樓遺集》後。

陳祖美(1985)〈關於易安札記二則〉，《中華文史論叢》，4:87-97。

陳祖美(1995)《李清照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陳祖美(1998a)〈對李清照身世的再認識（之一）——關於她的娘家與婆家〉，《文史知識》，10:111-115。

陳祖美(1998b)〈對李清照身世的再認識（之二）——在經歷喪夫之痛之後〉，《文史知識》，11:103-107。

陳寅恪(1980)〈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247-2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經元善編(1898)《女學集議初編》。上海：經氏家刊本。

趙挺之(1988)〈劾蘇軾奏〉，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文》，卷2107,48:5。成都：巴蜀書社。

南朝宋·劉義慶(1999)《世說新語》（影印宋版）。北京：中華書局。

梁·蕭統(1977)《文選》。北京：中華書局。

龍榆生(1978)《唐宋詞格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薛紹徽(1897a年12月18日)〈創設女學堂條議並序〉，《求是報》，9:6上-7下。

薛紹徽(1897b年12月28日)〈創設女學堂條議並序〉，《求是報》，10:8上-下；

薛紹徽(1898年1月14-17日)〈創設女學堂條議並序〉，《新聞報》。

薛紹徽(1914)〈李清照朱淑真論〉，《黛韻樓遺集·文集》（卷下），23下-25上。
福建侯官陳氏家刊本。

羅懷臻(2002)《李清照》（南京市越劇團演出本），《劇本》，444:2-16。

清·顧炎武(1984)《歷代宅京記》。北京：中華書局。

高彥頤 (Ko, Dorothy) (1994)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曼蘇珊 (Mann, Susan) (1997)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Judge, J. (2002) Reforming the feminine: Female literacy and the legacy of 1898. In R. E. Karl and P. Zarrow (Eds.), *Rethinking the 1898 reform period: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Qing China* (pp. 158-17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Milosz, C. (ed.) (1996) *A book of luminous things: An international anthology of poetr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Visualizing Li Qingzhao(1084-c. 1155)

Nanxiu Qi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

Rice University, U. S. A.

This paper explains why I wrote a traditional Chinese drama following on Li Qingzhao's life. Li's reputation as the best Chinese woman poet, and one of the most accomplished of all Chinese poets, has long been tarnished by her controversial personal life. Sincere and outspoken, Li often openly voiced her direct conflict with the leading male statesmen and literati of her time, on issues ranging from government affairs to questions of literary style. To most Chinese male intellectuals, Li's intelligence was impressive but also subversive. Complicating matters was her remarriage after the death of her first husband, and then her divorce from the second. Later male scholars condemned her as "having talent but lacking virtue."

This disparagement reached its high point during the 1898 reform era, when male reformers singled out Li Qingzhao as a negative example of women's learning and dismissed poetic creation as outside the acceptable knowledge structure for women. Women, by contrast, admired Li Qingzhao for both her talent and her courage, valorizing her as the teacher of women.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tends to split Li's life into two parts, criticizing her "self-indulgent youth" but acclaiming her "patriotic later years." Yet this modern version of patriotism that places sovereignty before people's

well-being differs very much from Li's. For Li, patriotism means first and foremost love for the land, the people, and the culture, and relentless criticism of a sovereign who fails to protect all this and, worse even, puts his people in misery. Li's life was not an amalgamation of fragments, but a coherent whole permeated with such love.

Since the 1980s, China has staged four different versions of Li Qingzhao's life. All of these versions, written by male playwrights, have portrayed Li primarily as her husband's devoted wife, while neglecting her own subjectivity as a passionate poet who expressed in her poetry not only a deep affection for her family, but also a profound love for her country and her people.

This script is written, therefore, in an effort to portray a more authentic Li Qingzhao—one based on extensive archival research and up-to-date scholarship about her life and works.